

如何看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谣言传播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洪忠

在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伴随疫情扩散的是各类真假信息的传播，两者交织在一起影响民众心理。简单地说，谣言传播是风险感知下信息不对称的产物。当遇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民众的风险感知驱动要了解相关信息，但信息不对称时，不准确信息和虚假信息就会获得传播机会。我认为，不能把谣言简单看成一个贬义词。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可以把谣言分为三类来应对。

第一类是不准确但又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信息。对于此类谣言，相关部门可以不用理会，让民众有一个适当的发言空间，这类信息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疫情防范意识，民众会自我更正。第二类是一些完全不真实的信息，但不会产生恐慌和线下行为，只是有一些误导，对于这类信息，社交媒体也会很快自我更正，有关部门是可以不用理会的。第三类是完全不真实，同时又会引起大面积恐慌的信息。对于这类信息，建议以主流媒体及时发声纠正错误说法为主来处理，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一种应对方法，也是不容易引起民众猜疑的一种方式。如2003年广州民众抢购板蓝根、醋、米等，但在《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后很快就平息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被地方政府处罚的谣言与民间舆论的看法不一样，一些被通告的疫情谣言后来被一些病例证实有事实依据，存在较大社会争议。典型的是最早被通报的李文亮等人造谣，后来的疫情证实了他们的信息是基本准确的。据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统计，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处罚的谣言，好多与后来当地公布的信息有时间和地点的一定对应关系，这些都容易在当地民众中产生疑问，或多或少都会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影响。

一句话，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谣言，最佳的方法是信息公开的对冲方式，用真实信息最大限度挤压谣

言的传播空间。大禹治水，变堵为疏。特别要规避采用行政手段抓捕信息的发布者，要走出“抓人辟谣—事件爆发—群众疑惑”的怪圈。

对于民众来说，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海量信息，如何识别谣言也十分重要。经过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观察，我提出四点具有操作性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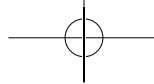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第一，要提高网络素养，明白网络信息就像我们线下的社会一样，信息的来源是多元的、参差不齐的，针对网络信息首先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观念先行，符合自己观念的就认为是真实的，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是虚假的。

第二，对不能判断的信息，要交叉验证，就是多找几个信息源来互相查证，不要依靠单一的信源作出判断，特别是一些危言耸听的信息尤其要验证。验证信息要看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关系，基本可以判断出哪些信息有逻辑问题，哪些信息的逻辑是说得通的。

第三，要查看信息来源。一般来说，主流媒体可信程度要高于自媒体，但主流媒体之间会有差异，如这次疫情中的财新网、《三联生活周刊》及湖北本地媒体之间有关疫情信息的报道侧重点就有差异。自媒体之间的差异更大，有些自媒体单纯就是为了流量而拼凑的标题党，有些自媒体是没有采访的观点文章。在疫情中要慢慢比较判断出哪些信源是可信的，哪些信源可以半信半疑，哪些信源是完全不可信的。

第四，我们要相信一些有可信度的科学家的说法，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的归科学，观点的归观点，这两个方面要分清楚。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的专家张文宏以真实专业的表达获得很多人的信任。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对科学家的话不能断章取义，要把科学家的话看完整，很多话在不同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含义。

总之，有正确的应对方法，谣言是不可怕的。



目 录

卷首语 PROLOGUE

- 1. 如何看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

记疫 MEMORY

- 5. 疫情日记
- 10. 围城之外—我从武汉回家过年
- 12. 疫情里的世态与人心：看见的，学会的，留下的
- 16. 疫情之下的毕业生

瞭望 OUTLOOK

- 19. “我不是只鸟儿，也没有落进罗网”
- 22. 冠姓权之争，争的是什么

广角 VASTVIEW

- 25. 227 大团结启示录
- 28. 在后真相时代，把喜欢藏心里

后窗 SHOWPIECE

- 31. 落户之后，他们过得咋样？
- 35. 清明所思

清唱 ACCAPELLE

- 38. 高校网络授课：一场大型互联网教育试水
- 41. 我，京师小贴士

倒带 RE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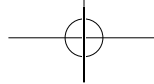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 46. 与EVA一起长大

数说 DATASTORY

- 49. 网络恶意推动传播现象舆情追踪与监测

视界 VISION

- 52. 师大的绿



2020 6 总第十期

新外大街 19 号总监
郑伟

监制
祁雪晶

主编
徐竞鹿

副主编
陈艳明 郭玉洁

2020 年 6 月 总第十期
校内统一刊号：BNU-043

出品方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瞭望融媒体工作室《新外大街 19 号》杂志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 19 号 京师大厦 9412B 室

电话
010-58803081

传真
010-58803081

邮箱
xjll1996@163.com

长期欢迎投稿，稿费从优
优先考虑非虚构写作和人物类稿件

记者：
徐竞鹿 郭玉洁 王林楠 陈思语 张沁萌
王文杨 吴文轩 刘好

编辑：
徐竞鹿 陈艳明 郭玉洁

美编：
徐竞鹿 张沁萌 王梦园

<http://sjc.bnu.edu.cn>



北师大新传官网

北师大新传官微



记者 | 王林楠
美编 | 徐竞鹿

1.10

“女士们，先生们，汉口站到了”

回家停靠汉口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今年的春节将这样度过。

1.17

回家几天了，大街上的人们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在置办年货，超市里都千儿八百的付账。和往常的春节毫无差异。

今天是小年夜，也是表妹的生日。庆祝席间有亲戚提起新冠病毒肺炎，聊起网上流传的段子“全中国的人都在担心武汉人，而这里却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确，电视里播报着的新闻日复一日重复着类似的话语

“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无治愈出院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

镜头一转，是全国各地喜气洋洋过大年的老百姓们紧密的筹备着春节的来临。

“如果不人传人的话，管你是多新鲜的病毒呢。”我想。

1.20

因为轮班的原因没有办法在除夕团年，所以最近跟着

我爸爸在距离县城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山里呆了两天。

风声渐起，“被抛弃的武汉”、混乱的医院和“被隐埋的真相”顺着网路传到人们的耳中。然而这个小小的山村依然还沉浸在年节的欢乐中。

我起了个大早，跟着置办年货的人群采风时，顺路跑到乡镇街上的药店询问店主是否还有口罩。在药店里站了好几分钟才对照着网上提供的规格找到了需求的口罩。

我问店主“多少钱一包？”

“五块钱，一包十个。”

“我拿五包。”

“五包？”

“恩。”

店家此刻的诧异在我眼里看起来有一些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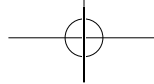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原计划下午就要回到城镇上，在我爸的卧室里显眼的位置放了一包口罩。

“出外勤一定要戴口罩，最近看到鄂A的车躲远一点，过年值班别去有外出打工的人家吃饭。”

“哎呀哎呀，知道了。走吧。”

我知道他还不信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

刚从山上到县城就去赴场饭局，里面都是十好几年没在桌子上聚会过的老邻居，推杯换盏间听说县里从武汉回来的已经确诊了一例又感染了一例，已经被隔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总之是疑似中的确定了。小城市里的人际圈



总是那么小，叫出来名字叔叔阿姨们都认识。邻座的哥哥说今天去街上药房买口罩的时候早已售空，可下了饭桌还要去另一个镇上走人情。

临走前我塞给了阿姨一袋口罩，她没有推辞，整桌的人都叮嘱人员庞杂一定要注意。

“看起来奇怪也要戴着，现在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在归家的路上，依然是年节的热闹。迎面而来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半数被挡住半张脸的路人，本来也有些执拗的妈妈也掏出口罩戴上了。

回家坐在沙发上，刷到了又被点亮一小块的疫情地图，和家里商量果断买了直飞回京的机票。为了不路过武汉而多花的几百块。

电视新闻播报着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的采访，精神矍铄的钟爷爷对着镜头眼神坚定“现在可以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1.23

近几天来，新闻里滚动播出的资讯，社交媒体平台上繁杂的资讯，大多绕不开“武汉”和“新型冠状病毒”几个关键词。人在持续不断的信息流里被套进了某一种情绪焦虑的循环中。不同于以往，遥远的求救如果有意的避开也能够得以自我缓解。

而这次是距离我几百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一公里外的呼喊和呻吟。视频中带着哭腔的方言，是我听得懂的痛苦声。

凌晨一两点的官方宣布“武汉封城了。”终于封城了，我反而心里松了一口气。这应该是只是第一个封的城市而已。

两边老人家里都配齐了消毒的用具，该回来的亲人都已经回来了。我们没有要取消团年饭的准备，全家人宅在家里做羊肉包子、做梅菜扣肉、做馒头，同往年无异，却明显减少了出门的规划。

1.24 除夕

今年团年饭依然很丰盛，但饭桌上的话题却总绕不开这次疫情。席间有人咳嗽，也下意识把口罩戴上，家用的碗筷全用沸水消毒了。奶奶说：“前两天打了几个冬雷，雨下下来像春雨似的。”“可一般哪里有冬天打雷的，现在的天气真是反常。”是啊，非洲的蝗虫、澳洲的山火、“新

冠肺炎”的惨剧，哪一个不是天灾，又哪一个不是人祸。

春晚刚开始没几分钟，朋友发布了一条新动态：

“今天大概是最冷清的一个春节了。爸爸妈妈六点半被叫过去开会，家里只剩了我和姥姥。”

她的父母也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晚上十一点多，爸爸打电话过来说“宜昌市明天早上六点正式封锁，我们县也是。”此时我们正在姥姥家看春晚，舅妈在市里医院工作。虽然非一线医护人员，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要回市里待命。

入了更后舅舅驱车送她回市里，到凌晨四点才驱车回程到家。

禁鞭后的城里静悄悄的，洗漱完躺在沙发上看春晚最后几个节目，妈妈突然出声

“这个年肯定是过不好了。”

1.30

已经封城六天了，太阳确实罕见的暖和。

虽然街道上停靠的警车虽然每天滚动播报着“阳光不能够杀毒反而可能引起感染”类似的警示语以及相关的疫情防控知识，街上还是有了些忍不住出来遛弯的人。或许是医疗队伍的派遣，物资的捐助以及公开透明的最新信息的滚动播报，让人的神经慢慢松懈了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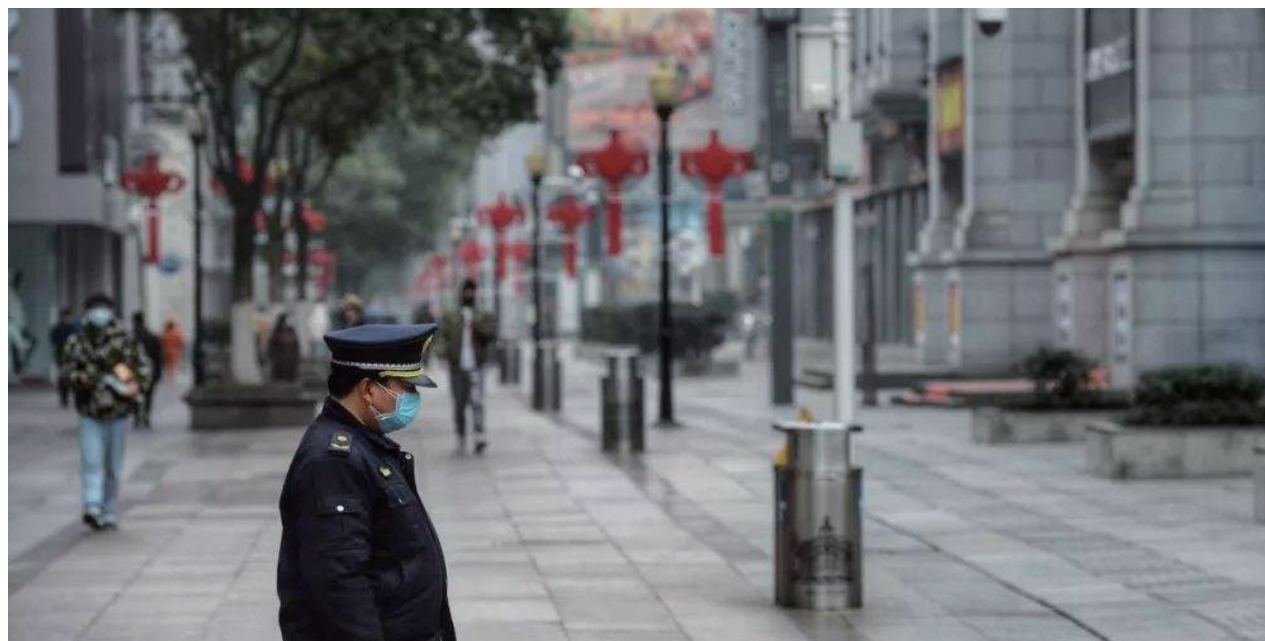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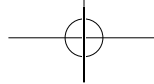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城里只有药店、超市和加油站还开放着，下午三四点就停止营业了。超市入口配备了体温枪，所有人半蒙着面抢购物资，一个人三四大袋都快要提不动。年前人多，年后人更多，神情略显紧张。我们家也不例外，以屯粮撑到初十五为标准三个人才把东西全都运回去。货源充足且价格也正常，但也能偶尔瞥到扫空的货架。

药店门口要么挂着“无口罩、无酒精”等等牌子，要么就排起了大长龙。每个人手持身份证能购买10个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一元一个。感冒药也在柜台堆成小山，常见的银翘维C片、蒲地蓝消炎药等等都是刚进货回来的，但有些人想要购买连花清瘟胶囊却售空了。一夜回到供销社时代，一天新到的一批货就能买完。而下一批什么时候到全靠人去寻找货源。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所有有需求的场所都是由卫生局管控价格，统一分配。

政府相关系统的工作人员比谁都没能过上一个好年。

今天本来应该是爸爸值班结束回家的日子。这个年他轮班到正月初六，年在山上过了。可是这来势汹汹的意外打乱了一切的安排，可能正月十五之前都没有休息的日子。





实际上，全家最应该担心的是他，因为病毒明显对男性更具有攻击力。可是在所有人都居家不出的时候，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他天天外出。

每天电联的时候，不是在开会的路上就是刚刚结束会议。今天听说辖区已经有了一例疑似，他们去封锁了整个居住区。单单总人口三万多人中里八百多个武汉返乡人员，还要摸清两百多辆机动车的去向。人手和时间都不充裕。实话说，我已经习惯和理解了很多特殊时候，没他陪伴在身边。

1.31

夜里，舅妈打电话来说姥姥前两点有些发烧，但是家里没有体温计，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被感染了。吓得我跟我妈满屋子找体温计。联系姥姥的时候，她老人家刚吃了药感觉好点在大街上压马路活动活动。

姥姥一直身体很健康，只要不下雨七点半准时下楼做广场舞领舞，一直跳到九点多才肯回家。

我们约了地点把体温计给她。简单的询问中，干咳、胸闷、肌肉酸痛等等症状都能对得上。三个人心里都是一团乱麻，可也都知道人的意志如果垮掉了身体也会跟着虚弱。

妈妈定了定神：“您应该只是前段时间过年忙累了，普通的重感冒而已。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出门了，吃好睡好，免疫力才好。冬天本来就容易重感冒。免疫力低下的情况

下万一路上被病毒感染就不划算了。”才把姥姥劝了回去。

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位和国家同龄的老同志微信运动里的步数每天都是一万起步哩。

未来两天，姥姥的体温和呈几何级爆发的感染人数，很难比较哪一个数字更令我们揪心。

2.2

去探望姥姥，室内我和妈妈都没有脱下口罩，在这期间也显得一点都不奇怪了。

经过了一天三次的观察，老人家的体温保持正常，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来去的路上，飘起了小雨。湿漉漉的街道，湿漉漉的心情。我的大城市，有天下第一的“过早”店，好喝的“李昭儒”，沿江道一年四季都挤满饭后散步的全家老小，还有值得奔波一趟的好风景。

多想一切事情平息之后，邀请你们来看一眼呀。

2.3

“我没有爸爸了。”

武汉的好朋友，没有散布过任何父亲确诊后焦虑、悲伤，只是在凌晨三点半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句子。

灾难太近了，街道上距离我100米不到的居民楼里的居民，我从窗子可以眺望看望到的小区紧锁的大门，被确诊的爸爸妈妈的熟人。奶奶家旁边消毒液味道飘很远的防



疫站点，我楼下的扩建成发热门诊的中医院和他们经常呼啸而过的鸣笛声，以及县里发布几乎日更的一张张确诊者居住区域的通告。

最热闹的主干道，平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现在安静的像末世里的空城。交通管制后，大街上都不见跑车，外面的鸟叫声倒是清脆，他们在钢筋森林里很久没有唱主角了。

这个没有人流的城市，不是我的家乡。

妈妈在家刷消息，经常看着手机叹长气。今天早上她告诉我，因为接触武汉读书回家的妹妹居家隔离的期限到了，单位需要人下沉到社区去帮忙，她自愿报名了，待会去上班。

“在外面注意一点应该没有关系。”

“在家没事就刷手机，一直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不如去做点实在的事情。”

实实在在能够改善这一切的努力，都能被看见。

给楼道消毒、给地板消毒、给手机消毒、给衣物消毒。外出的人和人迎面走来都刻意避开一米远，我们用距离来表达对陌生人的在意。

除此之外还有专博施救援之志的医者，抢在疫情前线的记者，放弃年假而奔波的体制人员。大批还在支撑城市运转的外卖员、快递员、超药营业员，小批放弃年假的医疗器械加工者、奔走呐喊的社会人士…

大的不朽和小的不朽，我们不得不在意和铭记。

写在最后：

我一直认为人类是特别脆弱的生物。

我们的生理机能没有办法强壮到百毒不侵，我们没有锐齿利爪来抵御外部的冲击，我们甚至一出生基因里就写好了生理可能的缺陷。当大型的灾难降临时，血肉之躯和其他动物一样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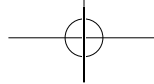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但发育出精密的大脑后，我们合伙创建出了人类文明，每个人在系统中有了明确的社会角色和分工。可暂时却还无法摆脱人性的劣根性。

卡内基早在这个世纪初开始就告诉大众“一个不关心别人，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必遭受重大的阻碍、困难，同时会替别人带来极大的损害、困扰，所有人类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些人而才发生的。”

自私、贪婪、虚荣是一切天灾人祸的原罪。

而有些人会在灾难到临时扛起他本身的社会责任，即使这个责任对他有些过载，甚至要求他向死而生。而只有此刻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普通人也能够做出一点带有神性的选择。他会受人敬仰，会被历史铭记，但更重要的是他会被他在乎的人爱、理解和尊重。而个人的价值不该由资本的多寡来评判，而是该去问问他是否做了那些自认为应当的选择。

这个春天来得很慢，慢到我会好好珍惜能够出门看花的日子。📖



2020年1月24日是农历的除夕。这一天中午，忙活了一个早上的老邓终于有空坐下来，慢慢品尝一家人一起做的“年夜饭”——按照老邓家的习惯，“年夜饭”都是在中午吃的。他坐在桌子这一头，隔着对角线，那一头是儿子小邓，妻子小慧在转角的另一个方向挨着儿子坐着。这是他回家后一家人第一次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

一个多月前买回家的高铁票时，老邓没有想到这个春节竟然会这样度过。

“要是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和无数外出务工的人一样，老邓常年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挣钱养家。老邓老家在四川，以前当过兵。退役后他去上海，去过重庆，2012年到了武汉，断断续续待到今年。从儿子很小的时候，老邓就很少在家；前年儿子考到北京上大学，家里平时就只剩下小慧一个人。春节，是一家人难得的团圆时刻。

1月21日，老邓从汉口火车站坐上了回家的高铁。两天后，武汉封城。24日，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在小慧的叮嘱下，老邓从公司出来以后一路带着口罩。“但是我看到火车站里面啊、火车上啊，戴了口罩的人都不多，”老邓说，“当时哪知道会有这么严重？只是回家过个年嘛。”下午，老邓到了重庆，又从重庆转车，终于回到四川内江的家中。一进家门，小慧便催促着他全身换洗消毒。而从那天晚上开始，儿子和妻子住在一个房间，老邓一个人住另一个房间，老邓房间的门几乎只在早晨清洁和三餐递饭的时候打开。

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各地陆续报告病例。在周围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小城内江也有了第一例确诊病例。媒体报道、社区宣传铺天盖地而来，老邓一家的心情一直也不怎么明朗。“我们公司在洪山区，离江汉区还是比较远。我平时就在厨房里工作，接触的人不多，外来人员也少。主要还是害怕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和火车上（被传染）。”“现在有点后悔。以前没觉得那么严重，刚回来的时候我还觉得他们（小慧和小邓）小题大做，挺不高兴。要是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待在武汉还好一点，减少给家里人带来的麻烦。”老邓说。

“哪里都要防着”

在听说武汉爆发肺炎疫情之后，小慧一直坐立不安。“他要回来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担心，但总不好拒绝吧？一年就一次回来。”

老邓回家前几天，小慧忙里忙外如同备战。“幸好我去得早，当时还买到了100个口罩，不然到后面没有了就麻烦了。”小慧说，“我还买了很多油米菜肉，都准备着，他回来我们就可以少出门。但是消毒液不够了，只买了两瓶酒精和两瓶喷雾，那时候想的是用完再去买新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就被抢完了。现在最缺的就是消毒液，只能省着用。最开始那两天我还用消毒液拖地，现在想来太奢侈了。”

老邓回家后，一直隔离在单独的小房间里。家里各种事务的重担便落在小慧的肩上。每天早上一起床，小慧就戴上口罩、手套和用食品袋做的简易头套，把房子彻彻底底地打扫一遍。只要是老邓接触过的东西都用酒精或消毒液消毒。清理掉垃圾后，小慧又开始用开水煮碗筷消毒，



两个得了一般的感冒，都去开了药，到现在也没有听说有谁感染。我们所有人都在居家隔离。我给她（小慧）说了不要管那些人发的（消息），反正我们一回来就主动上报了的。这里其实都还算好的，别的很多地方现在都不通了、车也不让过，看到鄂牌车立刻拦车检查。有个同事回去，家门上直接被贴了告示‘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让邻居不要和他们接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过分的，太歧视武汉人了。农村里还有看到武汉来的人就骂的，骂得很难听。有些武汉本地人在外面工作，几年没有回过武汉，因为身份证是武汉的，外面的宾馆也不收，又回不去。现在大家看武汉出来的人就像看瘟神一样。”

“大概还是要留下”

第二天早晨，小慧照常下楼扔垃圾。出门前，她对着垃圾袋喷了好几次消毒液，瓶子里剩下的液体已经不多。她抓起那个瓶子和几张纸巾出了门。电梯门在底楼打开，小慧并没有马上出去，而用消毒液浸湿纸巾后，在自己刚刚按过的按钮上擦了擦，跨出电梯，又转身对着电梯里上下喷喷。回去时，她也这样给电梯消毒。她说，她只把自己想到的做好。

回到家，老邓在他的小房间里练八段锦，小邓在复习英语，准备下学期的六级考试。因为疫情，老邓的公司歇业，小邓的学校也延迟开学，原本计划的回程都取消了。小邓本来还有一项需要提前返校完成的实验项目，也一律推迟。

老邓的隔离期还剩4天，一家人计划等隔离期结束后在家好好吃一顿火锅。

“等这个事情好了之后，（武汉）地铁公交重新开运了我再回去。坐大巴过去吧，好像更安全一点。至于还留不留在哪里……我还没想好。大概还是要留下的，回那边比较习惯……武汉总体还行，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大、繁华、卫生。”老邓说。

这个环节每天重复六次，每一餐的前后都会进行。因为登记过相关信息，每天下午，社区疾控中心都上门给老邓测体温。只要听到护士说“正常”，小慧紧绷的神经便能得到一点点抚慰。“他们第一天来拿的是水银体温计，我问他们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毕竟不知道他们那个给多少人用过，也不知道还会给多少人用，这样大家都安全一点。不过从第二天他们就换成红外线（手持）的那种了。我确实觉得很纠结，压力很大，每天都担心。这个病毒太厉害了，哪里都要防着。”

在14天隔离期里，偶尔还是有小惊喜打破老邓家沉闷的生活。1月30日，大年初六，小慧在中午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让她下楼。原来是姐姐去市场给他们买了新鲜的鱼和蔬菜。一直吃着“存货”的一家人终于也有了新鲜的食材。

“我该如何面对他们”

正当一家人还沉浸在食物带来的喜悦里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几乎同时响起了微信提示音。一位邻居在楼栋群里发了一张截图，是她与一位在社区防疫站工作的朋友的对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恐慌和愤怒像火焰一样在这栋楼里蔓延。

有邻居提议挨户上门排查。

立刻有邻居质疑会不会有人隐瞒实情。

随后，在门上贴封条的建议、关于隐瞒实情会负刑事责任的提醒、其他地方村民闯入武汉返乡人员家里的玩笑……一条条信息在微信群里快速弹出。（可插入微信聊天截图）

那天晚上，小慧失眠了。“他们很恐惧，我能理解。那么多人被传染，数字每天都在往上涨。放假之前和我一起上班的两个同事听说我家有人从武汉回来，闹得特别厉害。我也很害怕，我把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我也不能确保他没事……”说到这里，小慧的声音在颤抖，“如果确实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我们带来了病毒……我们现在是大家恐惧的、躲避的、不受欢迎的人。我把自己的做好，能想到能做到的都做好，还要接受别人对你的不满，承受各方面的压力……我现在只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让我们早点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的同事基本都回家过年了，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会封城，哪里是逃出来的嘛。”老邓叹了口气，“回去的有



疫情里的世态与人心： 看见的，学会的，留下的

记者 | 郭玉洁
美编 | 徐竞鹿

2020年1月12号，张念启程回伦敦，她是个土生土长的武汉女孩，今年在UCL（伦敦大学学院）读研一。她要去长沙坐飞机，赶高铁的过程中，她出了一些汗，又把外套脱了下来，着凉了。回到英国之后，她开始咳嗽。

她离开武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真的”，之后，看着新闻里国内事态逐渐明朗，她“有点慌”。

几乎相同的时间，在北师大读书的小程踏上了去美国的旅程，佳音则坐着火车从北京抵达了汉口站，在台湾成功大学读书的伊冯和杨雅仪也放了假，回到大陆。

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疾病，它的临床症状是持续发热、四肢无力、呼吸困难。幸运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们并没有成为这个“人传人”链条中的一环，但是，透过她们的眼睛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症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着。

“好像，看起来也不是特别怎么样的人”

1月20号，借由钟南山院士之口，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特性终于被确认，逐渐，全国人都知道“武汉有这么一个病”。在英国，张念常常焦灼地刷着微博，看到很多人说“武汉人带病毒到处跑”，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在1月20号之前，很多武汉人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病“是真是假”，“他们不是故意的，是真的不知道”。

她听说，有一些外地的同学，因为用的是武汉的手机号码，回到家乡后被发短信或加微信谩骂。而在武汉读大学、已经毕业半年的同学，近半年并没有到过武汉，还是被社区的工作人员不断问询。一个在美国读书的朋友，想把囤的口罩分享给班里的中国同学，却得到回复“你们武汉人的口罩我可不敢要”。

这些都让她感到难过，“就因为你曾经去过武汉，或你曾经在武汉生活过，所有人都把你隔开的那种感觉”。

但是张念理解大家的紧张和谨慎。在学校的工作室里，有人用开玩笑的方式表达担心，“我的天呐，这么严重，一个武汉人现在站在我旁边咳嗽”。虽然她判断自己只是着凉，还是主动去医院做了检查。

张念的室友是一个中国男生，得知她是武汉人之后，就不断询问她的身体状况，落地英国之后一定要给张念打电话“商量一下怎么办”。在张念最后“呈阴性”的检查报告出来后，他才搬回宿舍。张念表示这都可以理解，她也会积极配合，只是对方的担心有时让她哭笑不得。有天晚上，张念在厨房碰到他，他戴着口罩，惊讶地说：“我

觉得你还好啊，你知道吗，当你说你是武汉人的时候，我一直想象着你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一个多月之后，疫情开始在欧洲爆发，针对亚裔、尤其是戴口罩的亚裔的歧视也越发严重起来。2月底的一天，张念和同学乘公交出去吃饭，看到车上有两个空位，自然地想要进去坐下，这时候，对面的中年女人侧着身骂了一句“Shit”，并全程对着他们两个翻白眼。张念越发感到不安，“上街都提心吊胆”，刚好学校放了春假，她决定回国。

“干啥啥不行，千里送毒第一名，回来感染你的祖国母亲。”网友又开始了对归国留学生的攻击。她感到非常无奈，“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留学生把口罩都买空了寄回国内，现在回自己的家，还要被人说什么‘千里送毒’”。张念接着说：“但是说这些话的人，看他们微博，好像又不是什么特别怎么样（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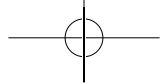
“我们也没有办法”

张念的朋友杨雅仪在台湾的成功大学读研一，同样从小生长在武汉。

3月16号晚上，她在学校官网上看到一排醒目的大字“筑起抗疫防线，防范武汉肺炎”，下面是防范“武汉肺炎”的具体措施，第二天登录网站时，她发现还是那样。当天中午，她在成大陆生的联络群里@了会长，发送了一段严谨工整的文字，其中提到：“世卫组织对此次疫情早已命名为‘COVID-19’，校方不应该搞地域污名化。麻烦校方立刻更正‘武汉肺炎’这个说法。”

群里产生了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同学们还是很快统一了战线，打算让会长去跟学校反映一下，希望学校可以改。“没有人提出，就永远这个样子下去，‘武汉肺炎’和‘中国肺炎’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我相信同学们看到了心里都不舒服”。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别的事情发生，可能影响了这方面的进展”，总之，大半个月后，官网还是把这个病叫做“武汉肺炎”。





新外 记疫 REMEMBER

这件事给雅仪很大的冲击，她和一些同学聊了这件事，甚至去找了本科老师倾诉。雅仪同意大家的看法，这个事情非要争取的话也可以，但是收效不会大。尽管大家都明白，“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在国际上也公认是不对的说法，但是他们还是承认“学校如果同意去改，那是情分，但是如果他不改也是理所应当了。”

“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因为我们所在的成功大学，是在台南，那又是民进党的发源地，所以很多跟政治挂钩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种无奈，佳音也有所体会。她说，在疫情蔓延的这3个月里，李文亮医生逝世那件事令她尤其难过：看到救死扶伤的医生倒下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微博上舆论的泥沙俱下，更让她心情复杂。“李医生几番死去活来的，感觉他完全成为一种符号、宣泄的工具，当时我特别的难受”。她不认同大家对李文亮的神化，但看着大家刷屏的言论，又在怀疑“我是一个很恶的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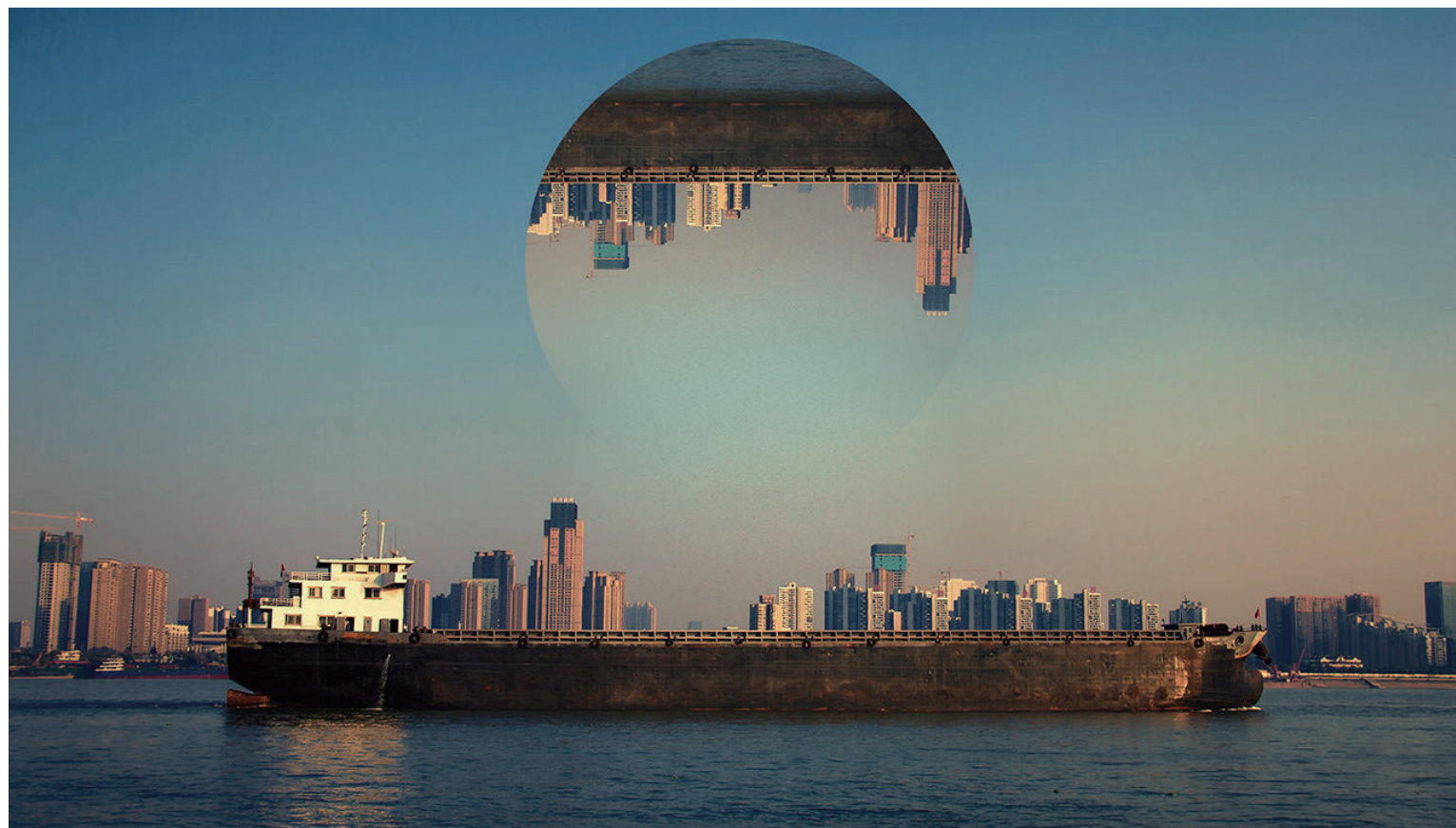
这种情绪，可能与她当时身处疫情中心有关，“当时我真的就有一种天要塌的感觉，因为对我们武汉人而言，生存才是第一要紧大事，无论这个事儿真的是什么讲民主或者自由的话，那个真的是我们当时难以企及的。”

“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微笑”

小程是北师大日语系的研究生，她对武汉感情非常深厚，能够分辨出朱一龙的武汉话比旁人更地道，还可以和所有武汉人一样，边走边吃“带汤水的”。小学二年级在飞驰的公交车上磕掉的一颗牙，就和“看见医生护士嚎啕大哭的视频，我比他们哭得还大声”一样，表现着她与这个城市密不可分的关系。

1月13号，小程抵达美国纽约，她去看望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男友。最初那段时间，他们一直戴着口罩上街，在地铁上总会有人看他们，她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好奇”。

2月初的一天，在新闻里，她看到哥大一个教室的黑板上写着类似于“Chinese virus get out”的话，才对地铁上周围人的眼神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觉得我们可能有病”。因此，有一天，当她在楼下便利店听见收银员说“How is your family?”时，她以为自己要被歧视了，第一反应是急急忙忙解释：你放心，我近期一直呆在美国。对方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而小程因为学日语的缘故，也有一些口音，两个人并不能用语言非常顺畅地交流，只听到对方说“no, no, no, no”。然后，小程说，“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微笑”。



个很大的微笑”。

小程回国的前一天去一家苹果店购物，可门店已经快要下班了，工作人员问他们可否之后再回来，小程提到自己第二天就要走了：“回中国，我们是中国人。”听到这句话，那位年轻的女店员贴心地说，“You must have been through a hard time”，并且说，“你明天早点来的话，我一定会给你准备好的”。第二天，“我一进去她就看到我了”，临别的时候，店员又告诉小程：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一切都好，希望你回去的路上一路顺风。

伊冯是杨雅仪在成功大学的同学，除了学校官方立场有时令人不适外，在日常和同学、老师的相处中，她表示“不开心是没有的，一般都是关心”。她的学院里只有两个大陆学生，开学的时候大陆疫情已经爆发，她们被禁止返台了，新学期一直在线上上课。他们最初曾觉得，“学校怎么可能单独为这几个人线上上课呢，因为很麻烦嘛”。

尽管台湾官方宣布禁止向大陆出口口罩，但有同学会问她，如果需要的话，愿意帮忙买口罩给她寄过去。最近，伊冯有一门课程的作业是拍摄短片，考虑到陆生不方便出门，老师让他们剪辑一个视频出来。她以“阳台上的武

新外 记疫 REMEMBER

曾有人问她“你们河南人是不是擅长偷井盖？是不是不洗澡？”她知道这些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但她把这些归结为“当时都是小孩，不懂事”。

疫情爆发后的几个月，她和家人一直留守在武汉，焦虑、悲伤和愤怒一直没有停止。她翻看春节前后的日记，发现当时的自己“整个人都快崩溃了”，除夕当晚，微博上在讨论佟丽娅做春晚主持人的事，她觉得这些离自己太远。她想到美剧《穹顶之下》里那个“被一个那么大的罩子给笼罩”的小镇，感到当时的武汉就是如此。那时候，她发觉自己“对武汉感情还是挺深的”。

杨雅仪说，有朋友总会调侃地对她说起现在发生的事，说“你看，你们武汉现在成了世界中心了吧，出去别人都怕你们”。她最初感到非常愤怒，后来觉得，“他有这样的感觉也是正常的，但是不代表我会认同他的说法”。这段时间，她也有反思过自己以前一些做法。“就像，关于河南人这种调侃性的说法，虽然我们大多内心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会用这种方式去说，现在这件事情发生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感同身受。包括对乙肝病人、艾滋病患者，都是一样的。”

她觉得，疾病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除了痛苦，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照，或者说人与人彼此的理解和联系。大家常常会说，“你们那边现在怎么样啊”，“你们家现在还好吗？”。这种理解不止发生在亲友之间，也更多地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3月19号晚上，杨雅仪正在家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她跑到窗边看，看到街道上空无一人，楼宇之间却星星点点、灯光璀璨，人们在家里对窗外莫名地呼喊着一一些口号，或者大声唱着歌。

杨雅仪没有忍住眼泪。她说，那是她这段时间里，情感最浓烈的一个瞬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注：雅仪给记者发来了学校官网的最新海报，“武汉肺炎”的说法终于被更改。



汉”为主要素材剪辑的作品在课上播放后，来自台湾的男老师带头起立鼓掌，并特意嘱咐助教告诉他们“你们有困难，直接跟我们说”。学校放了春假后，还有老师单独用一节课的时间和他们沟通，想知道他们上网课中存在的困难。而伊冯剪辑的那个视频短片的结尾，写着：“We miss you.”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佳音其实只能算是半个武汉人，她小学五年级随父母从河南搬到武汉生活，一直不会说武汉话，刚来的时候，也“吃不惯这里的米饭”，不适应这里“太直白”的方言。但她喜欢有水的城市，小时候常常在江边玩耍，她承认“许多成长的重要时刻都是在武汉”。

但是，“河南人”和“武汉人”的双重身份曾经使她产生疏离之感。小学时，她所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流动的花朵”，但同样是外来务工子弟，其他同学都来自湖北其他地区，他们的方言互相可以听懂，佳音只能一直说普通话。“会感觉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初中的时候，也



疫情之下的毕业生

记者 | 徐竞鹿
美编 | 徐竞鹿

随着气温回升，花也开了，春天确实是到来了，然而对于在 2020 年毕业的应届生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充满了等待与不安的春天。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高校纷纷下达政策禁止学生返校、外出实习，北京上海等广大求职者聚集地也出台政策以限制人口大规模流动。3 月 15 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放空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示，所有无症状入境进京人员，均需进行 14 天隔离。在北京，还有不少社区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哪怕在这里租有房子。

根据 boss 直聘《2020 春招就业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20 年春节后三周（2.3-2.23），就业市场招聘需求较

2019 年同期降低 34%，其中，春节后十天，100 人以下规模的小微企业新增招聘需求同比锐减六成。三周过后，小微企业新增招聘需求同比降幅收窄到 42%，占市场整体需求的比例由 43.7% 回升至 46.3%，但仍未达到 50% 的基本水平。由于求职压力显著增大，许多应届生主动降低薪资期望。春节后第三周，2020 应届生平均期望薪资环比下降 4.9% 至 6,480 元。



小崔是今年毕业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他一直想要到互联网行业发达的北京工作，从 2 月开始陆陆续续投出了不少简历，但收到了回复寥寥，经过了几次线上面试后，一家公司给他发了 offer，在他订好去北京的火车票后不久，郑州爆出在一例输入性案例，小崔学校的老师十分重视此事，再三向他们强调疫情期间禁止外出实习，一旦发现会给予重大处分，小崔只好退掉了去北京的车票，在家继续彷徨，所幸向 hr 表明自己的状况后，hr 表示愿意等他回京后再办理入职。小崔开心地在社交软件上写道：“找工作的这段时间整个人都是丧的。先是找到的工作不想去。每天都在浑浑噩噩跟女朋友发牢骚。后来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拿到了 offer。又因为学校不让去北京，hr 表示可惜后说公司可能会决定重新招人。但我已经把之前拿到的 offer 都拒了。转折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给我回消息，说招聘就像谈恋爱一样，得双方都看对眼才行，我们能感受到你十分想来我们公司，和技术部门领导商量后打算把这个岗位留下来，等我能去北京了直接过去就行。今天又和 hr 姐姐聊了一会，想着我在家能不能做什么事情。她就让我在家好好学习，趁这会时间把以后用到的技术再进一步摸透。好幸运，虽然可能被只是他们懒得再招人，但还是感觉很幸运”

同样迷茫的还有今年考研的同学。阿月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报考研究生考试了，按往年的情况，她处于进复试的边缘，今年已经到了三月底却由于疫情影响，学校迟迟没有定好复试方案，因此也没有发布复试分数线，阿月每天都处于高度焦虑的状态之中，她说：“每天在家都会哭一会，因为压力真的很大，本来就是二战，家里的亲戚朋友一直在问我能不能进复试，什么时候能去复试，我真的不知道，每天在复试群里大家状态都很不好，成绩靠前的同学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像我这种二战成绩还在边缘的人，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不确定性让人备受折磨，留学生的这个春天也格外不好过。小玉在澳洲上大学，今年冬天毕业，她选择了继续在澳洲读研，二月的时候学校要求三月底必须到校，否则就要 gap 一学期，当时国内疫情正严，澳洲限制人员从中国人入境，但提出了第三国中转方案，即在第三国待够 14 天后无症状者可以回澳。再三犹豫之下小玉选择了去泰国中

转。虽说是第一次去泰国，但小玉并没有心情到处闲逛观光，她在酒店闭门不出，靠点外卖和楼下 711 便利店度过了这 14 天。回到澳洲后她无奈地说：“澳洲人在囤囤卫生纸卫生巾，我真不知道等我的卫生纸用完了之后还能不能买到卫生纸。”小玉回澳洲后在超市购买了两大包耐放的食物，她准备在家窝着，先不去学校。“在澳洲如果你戴了口罩，他们就觉得你生病了，大家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的一个中国同学，是个男生，戴了口罩在街上行走，一个出租车司机竟然摇下车窗对他破口大骂，我觉得这真的太可怕了。”

回到澳洲后，小玉刚刚在家自我隔离了 14 天准备返校，学校确爆出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但学校并没有关闭校园停课，小玉说：“我反正不敢去学校，我还是在屋里上网课吧。”

随着欧洲各国疫情的爆发，英国的留学生也坐不住了，从一开始对政府防疫政策不满到后来学校停课想要回国躲避疫情，3 月 14 日，名为“豌豆公主病的日常”的新浪微博用户在微博上表示自己是从英国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一行人在上海浦东医院进行检测后被要求等待，由于等待时间较长，这位博主在微博平台上发表了许多过激言论，导致网友纷纷谴责，还有不少人将怒火迁至准备回国的留学生身上。阿璐在爱尔兰读研，她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说道：“想说也不是所有归国人员都那样吧。公主病爱耍脾气的人就算不是归国人员也这样，不能因此就一棒子打死所有想回国的在外人员吧。这几天好多人都在问在说要不要回国或者赶紧回国吧，我真的纠结很久最终还是觉得先留在房间可能比一路上几十个小时要安全一点，一直都觉得祖国和祖国人民是依靠也不知道咋了现在竟然有点怕被指责？另外就算我回去落地北京后肯定自觉隔离要求



做全面的检测，毕竟先不说别人我也怕我和我的父母朋友被感染。”

已经在去年秋天签好工作的大熊表示，相比工作还没着落的同级同学，他感到有一丝侥幸，但也表示了自己的遗憾：“毕竟是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本来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学期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结果只能困在家里，而且行李衣物都在学校，马上天气暖和了，在家都没有应季的衣物可以换洗。”

焦虑是肯定会存在的，即使没有这次疫情的突袭，想必当代年轻人也有着各式各样的焦虑，换一种方式去思考，这也是人生中难得一遇的一段时间，社会停摆，社交减少，可以留下更多空白的给自己、给家人。

对小雨来说，这是她5年以来在家呆过最长的一个假

期，“感到父母变老了，我妈买的新衣服我说她怎么穿这么老气，我妈说，我都五十多岁了，还能穿成你那样吗。我才一愣，意识到父母的年纪，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衰老。刚开始觉得在家呆的很焦躁，不能上课不能实习也不能出去玩，好像生命都被浪费了，但仔细想想，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浪费呢，陪伴家人的时间本就不多，说句很俗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觉得这真的是陪伴父母的好机会。”

困难、挫折、不安，会伴随人的一生，如何排解焦虑，释放压力，也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之一。在不知所措心烦意乱的时候，不妨把计划细化到每一步，每天完成一点点，一点一点战胜不安，一点一点清除恐惧，不要为还没到来的事情过度担忧，也不要为自己无法改变的大环境而抱怨不已。



“我不是只鸟儿，也没有落进罗网”

记者 | 郭玉洁
美编 | 徐竞鹿

“情侣吵架男生必须先认错。”

“女生往往缺乏安全感，需要哄着宠着。”

“做‘女王’，要舍得为自己花钱”。

“倒过来读也不给你新传女神们的微信。”（女生节条幅）

“女生、女神、女王、公主”，是宠爱、是优惠、是恭维。是每个生长在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内心深处匮乏的、渴望的，是让我们因此可以认可自己、认同自己的，感到自己重要、以及被爱着的东西。

说话的人当然毫无恶意，但是，又不免让人感到可悲。

或者是疑惑：即使和男性一样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甚至读了博士；即使和他们一样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创

造价值；即使和男性一样可以远行、买房、照顾父母。我们还是需要被宠爱、被恭维，才能感到安全和愉悦吗？

那种源源不断的匮乏感、不安全感，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到底是女性的生理缺陷使然，还是男权文化多年的培养？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童话故事中，对男主角的描述常常是“勇敢、机智、强壮”，而对女孩的描述，则是“善良、美丽、天真”。前者是扩张性的，和权力更近，更自主，更能带来掌控感。后者则是限制性的，需要运气，需要等待。

“白雪公主”因为得到了某个王子的吻，而解除了魔咒，重新获得生命。而善良、无私和沉默的“美人鱼”则因为没有得到爱，化为泡沫，消失在海洋之中。

这种甜蜜和“不劳而获”陷阱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能量守恒的世界，社会规定女性依靠外界赐予幸福时，世界也因此拥有太多左右女性的能力。这种隐型的无处不在



的罗网的束缚，越长大，就感受得越真切。

“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做的工作，女孩子就应该安安稳稳。”

“女孩子不要一个人出远门。”

“一个女孩怎么能说脏话呢？”

“没有男朋友在身边不要穿成这样。”

确实，这都算不上是恶意和歧视，但却着实在限制着每个女性的自由度和丰富性，让女性潜移默化形成一种对外在世界的恐惧，以及被动的、怯懦的、无可奈何的姿态。因为这种姿态，遭受性骚扰的女孩常常不敢果断离职，那些被PUA的女生甚至想要“以死谢罪”。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莉拉结婚后，丈夫发现她过于有个性、不受自己控制，对她大打出手，甚至撕掉了她所有的书。而这位丈夫好像也并不是坏人，他常常哭着说：“你不知道我为了让你过上好生活都付出了什么，我爱你”。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女权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不是宠溺、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尊重、平等、自由，和由此带来的、只能由此带来的——被称为“爱”的东西。

当我们在谈论女权的时候，我们还在谈论，每个人作为人的尊严。不把女性物化，当做谁都可以修剪的盆景植物；同时不把男性工具化，当做“赚钱的、干活的、养家糊口”的工具。

我们或许还在谈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在探讨女性勇敢、聪明、独立的可能，也在想象，男性是否可以更加温暖和谦逊一些？毕竟，“伟大的灵魂都是雌

雄同体”。

3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清醒的女孩们每一年都在主张，“不要女生节、女王节，还我们妇女节”。但不得不说，虽然官方辞典中对“妇女”一词的解释是“泛指所有成年女性”，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妇”一词的附属意味确实令人不适。那不如就抛开这些标签和角色，坦荡地过一个女性的、女人的节日，这也是“International Women's day”最准确的翻译。

人类历史，经过了崇拜女性原始力量的女神时代，又刚刚从崇尚权力的男神时代中苏醒，或许迎来的应该是一个没有神也没有奴的——女人和男人的时代。

这种愿景，好像离我们还太远。

由于男性领导居多，抗疫前线的女性卫生用品物资被层层限制，认为“这不是必需品”；为了感动中国，前线女医护的身体被不断作为宣传素材，怀孕、流产、剪头发、剃光头；被《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刺激，网友喊出“中国女孩只能由中国男孩保护”的口号，同时又有大批人去言语侮辱那些和外国人结婚的女孩。

当然，男性也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某一年春晚的小品，公然喊出“丈夫就是付账”的台词，台下竟然一片叫好；一个男性如果没有妻子经济收入更多，就会被认为“吃软饭”；关注外表的男性会被叫做“娘炮”。而男性在酒桌文化中感受到的无奈和被羞辱的感觉，和女性被性骚扰



时的感受类似。

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以至于“男权笑话日报社”的签名说：烦恼是素材太多。而性别问题，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充满矛盾的、难以找到清晰解决办法的问题。

我只是会想到，在《马男波杰克》中，戴安原本是坚定的反对枪支者，但在尝试了一次射击之后，她发现这种掌控感和安全感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她改变了立场，她说：“我终于感到，我可以和一个男人一样，安全地走在路上，这种感觉太难以置信了。”

这把枪是一个隐喻，在男权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它是更强壮的身体、是习俗、是权力、是地位。而男性或许很少能看到，这把枪在自己同类手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

天，是如何被使用的。也很少有男性能想到，这把枪有时也会对准自己，完成这个权力链条的又一次捕猎。

在法律已经确定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之后，对于性别问题，或许文化就是一切，而培养新的文化的方法，就是一起去实践它。看到那把枪的存在，换位思考，互相尊重。

“简，安静点，别这么挣扎了，像只绝望中狂躁的小鸟似的，拼命抓扯着自己的羽毛。”

“我可不是小鸟，也没有落进罗网。我是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我现在就要按自己的意志离开你。”简昂首直立在他的面前。

“那你就按你的意志来决定你的命运吧。”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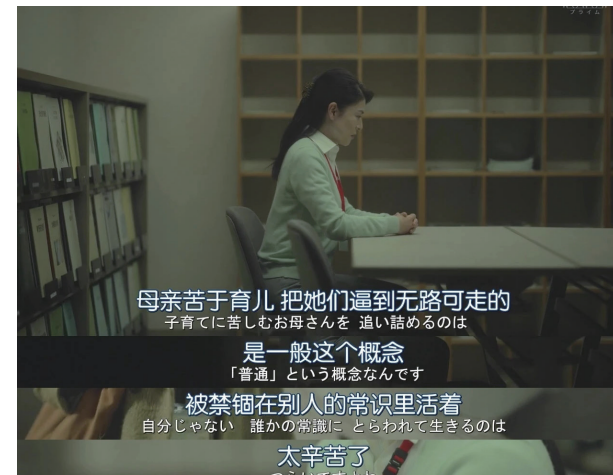


5月10日，有着3356万粉丝的大V博主papi酱迎来了自己生子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她在自己的微博发文并配上自己的照片来表达育儿的不易与为人母的痛苦。之后，有着11万粉丝的女权博主“恩和-1”在自己的微博表示：“papi酱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起初只是在女权圈内小规模讨论，次日多个营销号下场同时发文，再次把“冠姓权”推上了热搜，之所以说是“再次”，是因为不久前，名为“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的女性博主在自己的微博公开表示由于丈夫不愿让渡孩子的冠姓权加之与丈夫在女性权利方面观点不合等原因选择了离婚。这条微博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一个月内，两场关于冠姓权的讨论，两种不一样的舆论走向。在讨论这两件公共事件背后，我们实际探讨的其实是冠姓权到底是个人与家庭选择还是一种社会职责、一种女性必争的权利。

在不少人看来，姓氏之争并无必要，莎士比亚的著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就有着关于姓氏的经典对白：“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你的名字才是我的仇敌，即使你不姓蒙太古，依然是这样一个你，你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还是同样的芬芳。”姓氏确实应如对白中所说是无关紧要的，是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的，更不该也不会影响一个人一

生的。然而在当今社会下，姓氏却又又被赋予着种种令人不能放弃的含义。“冠姓权”绝不仅是个人选择，这是中国传统姓氏观念、家庭财产、孩子性别、父母之间强弱关系、父母二人背后家庭等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不仅是简单的“个人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父母对子女拥有法定平等的冠姓权。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当初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少开明的家庭就选择给孩子用母亲的姓氏冠姓，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她的两个姐姐都随父亲姓，哥哥和自己则跟妈妈姓。但建国至今已经70周年，冠姓权之争却依旧可以刺痛人们的神经，可以窥见女性争取冠姓权之路道阻且长。papi酱



作为顶级kol，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平日与公婆接触较少，自己的母家与婆家往日也无往来，并强调在自己的人生中自己永远位于首位，她无疑是“核心小家庭”的代言人，并吸引了不少女性粉丝的支持，不少人都表示羡慕她的家庭相处模式。此次papi酱生子并默认孩子随父姓，不少女权博主对之表示失望，其因莫过于在她们看来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都高于自己丈夫的papi酱在冠姓权之争中没有起到好的表率作用。诚然，自己的孩子跟谁的姓是这个家庭的私事，借此攻击、嘲讽papi酱的极端行为确不可取，一些极端女权的言行也导致了社会大众的反感与疏离，此事也导致了一直以来倡导女性争取冠姓权的女权博主被打压，上文提到的博主“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与另一位女权博主“她历史”被封号，博主“恩和-1”被禁言60天。对比来看，上个月博主“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在表示自己由于争夺冠姓权而离婚后，网友对她的网络暴力是持续不断的，是恶毒百倍的，出言攻击“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的微博账号并未被封号，各种侮辱博主“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的微博账号也未被禁言，两个同样关于冠姓权讨论的事件，在一个月内先后发生，结果却截然不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想清楚，到底为什么女性要强调“平等冠姓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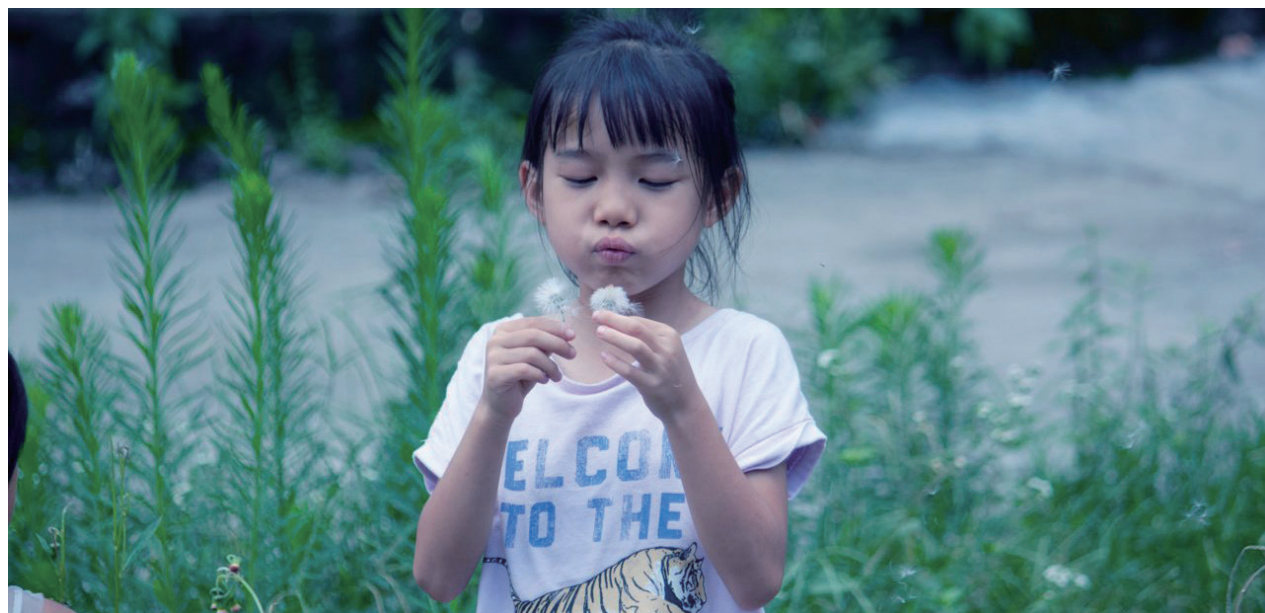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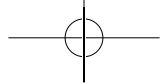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安徽长丰县男女性别比将近130:100，为了改变男女性别严重失调这一现状，安徽长丰县开始了“姓氏改革”，即倡导孩子可以随母姓，并对孩子随母姓的家庭给予1000元的奖励。毫无疑问，消除姓氏传承意识，是降低家庭男孩偏好的重要一环。安徽的“姓氏改革”也颇有成效，到2017年时，安徽长丰新生儿男女比例从130:100下降到114:100，“姓氏改革”有效降低了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保障了女婴最基本的出生的权利。长丰县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指出：“影响性别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观念，这个观念的重要表现就是姓氏的传承。”

中国有着特有的“香火文化”，民间“香火”主要源于家庭宗族伦理和传统。中国人还创造了家谱、祠堂、辈份名等文化制度巩固“香火文化”，后代子孙把姓氏延续下去正是“香火”传递的象征。整个社会所默认的子随父姓剥夺了女性传递香火的权利，纵使一个女性有着满堂与

她血脉相连的子孙，但她仍是一个“外姓人”。继而衍生出“女孩都是赔钱货”“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孩都是给别人家养的”等说法，而“不孝有三，无后最大”中的“后”也仅指代男性后代。不少网友认为，随母姓说穿了不还是随外公的姓吗，外公不也是男性吗，但要明确的是，不论是随母姓还是随外公姓，其受益者都是女性，女性争取冠姓权对抗的是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香火文明”，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姓什么不会影响其子女对财产的继承，也不会影响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但“香火文化”的负面影响却阻碍了女性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香火文化”导致的重男轻女思想使数不清的女婴在母亲肚子里就被堕掉，使数不清的女孩在出生后被亲生家庭嫌弃，导致数不清的女孩丧失自己应有的教育权、医疗权等等，因此只有广大女性平等掌握了冠姓权，才会有更多的女性享受到本就属于她们的权利，从最基本的出生的权利，到获得平等资源的权利。

2020年的今天，即使在夫妻较为平等的“核心小家庭”模式下，妻子在丧失或主动放弃子女冠姓权后，家庭之中除她之外都是夫姓成员。人们称此家庭时默认以夫姓为代表。不论妻子在外如何能干，社会地位如何之高，但她仍被以夫姓冠以“X太太”、“X夫人”等称呼，而现实生活中几乎未曾见过丈夫被冠以妻子姓氏的现象。如此一来，女性在家庭中自然被默认为出于男性的从属，无形间增强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感，降低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自我意识，削弱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

姓氏是男权社会下产生的畸形制度，是应该被淘汰的



历史时代产物，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姓氏，姓氏也不会再是传承的象征、贵贱的代表。博主游识猷在讨论安徽长丰县案例时这样评价：“可以随母姓，随母姓有奖励这个规定，其实会推动很多利益相关方开始重新计算利益得失——比如说，以前觉得女孩肯定不能传承姓氏，现在也有机会了，那么打掉女胎还是挺可惜的。女方和娘家以前可能觉得，孩子是给婆家生的，婆家不要女孩那就打掉吧，现在觉得还可以随我姓啊，你们不要那我要呗。”在当下，女性争取平等冠姓权势在必行。子随母姓能够有效改变中国传统陋习之下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能够给予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使其获得更多基础的个人权利，

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现象严重，性别鉴定虽被严令禁止，但堕女胎、弃女童的事仍如常态般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法律虽有明文规定父母平等享有子女随姓权，但社会大环境下随父姓仍是主流选择。女性争取平等冠姓权困难重重，除去社会既定习俗、家庭亲情羁绊约束之外，现实因素是横在女性争取平等冠姓权面前的最大阻碍。和其他产权划分类似的是，子女冠姓权的划分取决于父母双方的实力，然而在当今社会中，固有的重男轻女思想迫害下，女性出生数量、平均受教育时间、平均收入、用于事业的平均时间都少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不仅在生理基础上弱于男性，在学识、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与丈夫相比多处于弱势，平等争取冠姓权更是难上加难。

博主“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作为一个普通人被网络暴力的背后是大多数人对女性应该平等占有冠姓权的不满与抗议，是权利既得者捍卫自己利益的斗争，而“恩和与Papi 酱”之间的纷扰背后则是部分女权运动者对有影响力有女性意识的kol所寄托了希望之后的失望，是部分怀有恶意的网友借机打压本就不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女权博主的一次狂欢。需要重申的是，对papi 酱的道德绑架和语言侮辱是错误的，对博主“论文与打拳可以兼得”的网络暴力是应该被禁止的，我们更多应该讨论的是女性为什么要争取平等冠姓权以及如何使广大女性都能顺利行使平等冠姓权的权力。

综上所述，自家孩子姓什么是个人私事，不该被拿来批评讨论，但广大女性争取平等冠姓权的运动却不能被“这是个人的选择”所堵塞，无论是社会组织、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还是小家庭中的个人，都要明晰在当下社会状况下推动孩子随母姓的重要意义，这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一环。只有这样“老X家三代单传”、“你和你爸你们姓X的才是一家”、“女孩都是赔钱货”“上门女婿丢人现眼”种种话语才会被解体，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主体地位才会被打破，女婴才能不被剥夺掉出生的权力，女孩才能像男孩一样自由成长，女性才能获得与男性相平等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平等，未来才会更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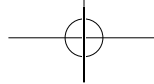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227 大团结” 启示录：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透纳 LOFTER ID:yonghu6015173192

本质而言，“肖战粉丝举报AO3”与“227大团结”事件是一场“以暴制暴”的双重网暴事件。

撰文 | 王梦园
美编 | 张沁萌



3月2日，朋友圈被《肖战粉丝偷袭AO3始末》刷屏，不少吃瓜路人一头雾水，只言听说过肖战，但不知AO3是何物。实际上一连几天，几乎全网都在刷#肖战粉丝举报AO3#的话题，将肖战置于舆论的风暴中心。

首先，科普一个关键平台——AO3网站。AO3，全称archive of our own，创建于2008年，由Organization for Transformative Works运营，该网站定位为“一个存档网站”，是属于同人文化爱好者的“精神粮仓”，站内的文章由网站上的注册用户所贡献，这些用户被粉丝亲切的称为“产粮太太”。与此相似得平台还有网易公司旗下推出的轻博客产品Lofter，谐音老福特，是国内最大的同人创作社区App。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2月24日，微博用户@迪迪出逃记在微博、AO3网站上发布同人文章《下坠》最新章节的连载。文中肖战的设定是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妹，王一博则是爱上他的未成年高中生。然而，肖战唯粉认为这篇文章存在“侮辱”、“女化”、“淫秽色情”的元素，于是拍案而起。“举报”按钮被频繁按下，2月29日AO3网站被墙，多个小众文化圈层的愤怒力量就此集结并爆发，史称“227大团结”。

在“227大团结”事件中，肖战粉丝拖偶像下水，肖战近乎引起全网抵制，陷入网络暴力的漩涡中心；同时，同人文化圈层也由于肖战粉丝的非理性举报而遭到挤压，一场“双重网暴”随之而来。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戚鸣认为，“网络暴力是为一种通过网络行为沉重打击人们精神心理软暴力，它主要体现在通过网络语言，对一种事件、现象或对某个人、某个部门进行攻击，或者发布信息制造轰动效应，达到诋毁目的，从而引起无数人们的追随与围观，引发庞大规模众人参与的网络事件。”“袁姗姗因角色被骂”、“吴越饰演小三引发网暴”、“吴京被网络暴力逼捐1亿”等都是典型的网络暴力。

本质而言，“肖战粉丝举报AO3”与“227大团结”事件是一场“以暴制暴”的双重网暴事件。

网暴之于肖战

以同人文化《下坠》为始，被肖战粉丝称之为“行使公民权利”的举报行为后又涉及众多包含类似元素的同人文，连续举报行为导致lofter平台上大量文章被锁，许多“产粮太太”也因为担忧而纷纷暂时“跑路”，同人文化创作者的“秘密花园”接连翻车，AO3、B站同性内容、Lofter诸多内容等纷纷被封。瞬间点燃个小众群体的愤怒，与此同时，耽美、同人文等诸多亚文化小圈子揭竿而起，非理性化的、愤怒的群体力量得以形成，“227大团结”也正式拉开序幕，群众路人创建#抵制肖战#等话题、挖掘肖战素人时期黑料并广泛传播、公开宣称抵制肖战商务代言。此时，群体极化的倾向已十分明显。



无法接受外界对于偶像的任何”差评“与负面信息，如若有差评，就按下“举报”按钮。显然，这个“举报”按钮在饭圈已然变成某一部分人群打压另一个群体的工具。在肖战粉丝的此次事件中，就是在利用公民权利打压同人文化圈层。

肖战粉丝以“恐吓作者”、“拉黑”、“给应用软件差评”、“控评”等手段阻止同人文化圈层发声，这难道不是对仗着人多对小众文化的网暴吗？这难道不是试图通过举报去抹杀小众文化圈层吗？

正如董卿所言：“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事态持续发酵，网络暴力已不仅仅针对于肖战、肖战粉丝两家，已经波及到了诸多小众群体的利益。

网络暴力会危害网络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如果任由这种非理性舆论蔓延，网络不仅会慢慢失去其最初的舆论监督功能，而且会给整个社会舆情带来冲击，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如何引导网民正确行使监督权利、如何提升媒介素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也应当思考同人文化创作在我国分级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是否具备真正的自由？到底需不需要主角同意？很多路人在不了解同人圈文化到底是何物的时候就给予免死金牌，这种行为正确与否？艺术自由与黄色禁忌的边界该如何定义？由谁定义？

在对肖战的网络暴力中，参与的群众都认为由于肖战粉丝的举报导致小众团体的自由栖息地被关闭，这些小众群体的利益受损，便群起而攻之，“谩骂”肖战及其粉丝，而当这种“谩骂”成为一种被”公认“的多数意见事，路人群众就会在心里默认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从而愈加放肆，于是网友们不断发表大量非理性的偏激言辞，以肖战为“报复”的靶心，对肖战进行抵制，群体极化现象也就由此而产生，网络暴力也在群体极化的催生下继续蔓延。

网暴之于同人文化圈层

实际上，这场蔓延至今的网络暴力已不仅仅是对肖战本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对亚文化圈层的一种网暴。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圈子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关系模式，人们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石，跨越地理距离，建构起圈子的无形壁垒。亚文化就是依靠其文化边界构建起圈层。较于主流文化而言，亚文化的生存之地本就小之又小，此次事件中，在肖战粉丝秉持“行使公民权利”的观念下按下举报按钮，同人文化圈层的生存之地又缩小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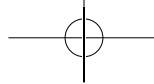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举报”确实是当代互联网进行公民监督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在饭圈，举报似乎只是一个维护偶像正面形象而被滥用的工具。饭圈都等同于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在这个“茧房”中充斥着对偶像的溢美之词与美好的虚幻想象，粉丝与粉丝之间意见相似、态度相同，以此出现的”过滤的气泡“促使粉丝对偶像的印象更加虚幻与美好，并



《青春有你2》： 在后真相时代，把喜欢藏心里



撰文 | 陈思羽
美编 | 张沁萌



这是一个自媒体泛滥的时代，公众的表达欲望日益高涨。或许，那种在固定时刻人人窝在家中看电视、万人空巷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像报纸、电视、广播这样的传统媒介在不断消逝，然而新时代的大众传播却一直存在着，并且人们渴望、依赖这种“工具”。

是的，对于尚不具有品牌、不拥有大量受众和资源的个人而言，只有大规模的商业机构、拥有大量粉丝用户的媒介平台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偶像、明星、练习生，无一不希望自己能够抓住大众传播的机遇，收获曝光率，从而开启闪亮星途。

“后真相时代”

由爱奇艺推出的《青春有你2》（下文简称“青你2”）可谓是在开播前就造足了声势。这类偶像养成、大众造星的节目近年风靡全国，同样是青春向上、追求梦想的主题，制作方必定需要抓住潮流，创新模式，才能吸引关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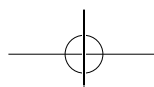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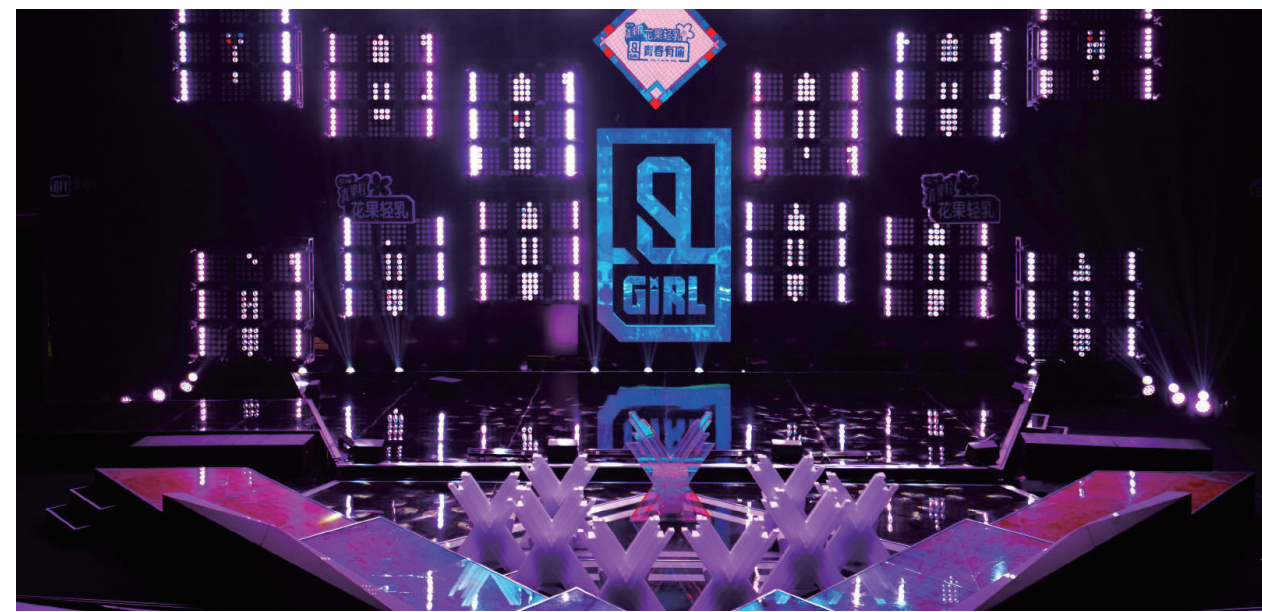
而“青你2”无疑牢牢把握观众的喜好。自出道以来就处在话题中心的蔡徐坤，还有自开播后不断被推上热搜、已经位居女明星话题排行榜第二的虞书欣，以及一大批俗称“回锅肉”、已经有大量粉丝基础的非素人，无不是提高节目热度的关键人物。对于虞书欣和蔡徐坤来说，这档节目无疑是春天的到来。虞书欣自带话题度，她的“做作”无疑是能够大量吸睛，而她本人也成为了舆情反转的中心，而对于蔡徐坤来说，手持导师剧本，以谦逊和幽默的姿态成功反黑洗白，吸粉无数。

在当下的“后真相时代”，诉诸情感比诉诸事实更能吸引观众。比起一段段冰冷的视频，观众更愿意看到的是所有舞台的细节、幕后的艺人背后的故事。这几乎显而易见的是每个营销号所做之事：摒弃客观事实，抓住镜头中的某个细节不放，大肆渲染前因后果；或者借助网友所扒出的参演节目之前的资料，通过不断重复，引发全网争议。如何操纵舆论走向、进而控制大众行为成为信息发布者的首要目的。而所有那些带有偏见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话语往往会进而引发又一次爆炸式的争论，反复增加燃点，从而推动全网的高涨情绪。

在当下明星迭代迅速的时代，同质化成了偶像团体成员致命的弱点。为了被记住、为了得到更大的曝光度，只能不断彰显自我的“独特性”。外表出众、业务能力突出的会被关注；人物背后故事丰富的能得到营销号的挖掘与渲染；幕后的言语谈吐是否得当、为人处世是否“高情商”会被议论；节目导师的评价、KOL在社交网络的无心一句更能被广大网友“慧眼”发现，挤上热搜。

大众造星

这或许是个大众造星的年代。然而对于我们广大公众来说，我们无法近距离观察这些艺人，我们所知晓的、看到的一切都源自于媒体。正如传播学奠基人李普曼所言，“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它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他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拟态环境不是真实环境的再现，而我们却



将之认为如此。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理论中，我们或许会是看着洞穴里壁画的人，深知壁画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形态。而走出洞穴的人或许不再回来，或许会折回到洞穴中，告诉我们所见所闻，得到的却是漠视与不信任的回应。

偶像养成类的综艺仅仅只是作为娱乐的一种方式，被精心剪辑后的部分仅仅是平台“希望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所认知的全部。而其中的冲突和偏激，能够激发观者愤怒、无语、讽刺的元素，不过是精心设计、为增节目曝光率的噱头。艺人或许不是如此，却会因为一句话的播出而遭到全网谩骂。

“认真你就输了”

除却诉诸情绪，后真相的另一特征即对事实的消解，即宣传真伪难辨事实。“认真你就输了”，因为一句不清不白的話、一个暧昧不清的举止而引起对人物的恶意实在大可不必。娱乐，只能是作为麻药，虽不致死，服用过多确乎有害身心。

对事实的刻意忽略导致了舆情反转。可能昨天和今天热搜榜上的内容主角是一个，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

作为一个没有“粉籍”认证的路人，在充满情绪化、

非理性的社交网络，我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喜爱？当我听到一首歌怦然心动，忍不住想要打开社交媒体称赞一番时，却因为充斥着“不尊重前辈”、“只会飙高音”充满戾气的评论被迫噤声。当我看到一支惊艳的舞蹈忍不住发表感慨时，却又被“学艺先学德”一系列所谓的“黑料”震惊得不想说话。我原以为在这样一个匿名的媒体，沉默的螺旋不复存在，然而这种匿名带给我的压力却是前所未有的。站在对立面维护一个明星的代价太大，而他们确实是我无不相干的人，所以我放弃了。

被误解不一定是表达者的宿命，而源自敌意的误解却是不可消除的。“说话的权利”就是，你可以说，别人同样可以揣摩恶意，用难听的语言对你说。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每个明星。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词汇来贴标签，给人定性。每个人都想当上帝，站在一个高尚的视角对各路曝光在媒体之下的人指手画脚。刻板印象、模式化思维，其实大可不必。而事实上，真的不必这么累，我不过是听一首歌、看一支舞罢了。

逝去的已经过去，对于综艺节目不过谈笑观之。



落户之后，他们过得咋样？

记者 | 杨帆
美编 | 王梦园

近年来，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从一线到二线再到三四线，各大城市为了吸引人才，推出了一系列涉及落户、补贴、住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少人受政策吸引选择了这些城市，在此工作、生活。如今，他们过得怎样？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

2017年初，湖北省武汉市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提出5年留住100万大学生。同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张持瑞，成为这100万中的一位。

“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政策出台，所以特地留意了一下。”张持瑞说，另外，由于同学、老师、朋友等社会关系大多在武汉，还交往了武汉当地的女朋友，所以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主动选择留在了武汉。

刚踏足社会的张持瑞比不少身边人顺利得多，毕业后直接进入一家央企做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并很快在武汉落了户。落户后不久，家里又出钱付了首付，帮他在武汉买了120平方米的房子。

“我的专业不错，自己在校期间学得也比较扎实，所以找工作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现在一年收入15万左右，每个月还7000元房贷，再扣除日常开销，每年还能余下一些。”张持瑞笑着说。

谈及武汉人才引进政策，张持瑞表示，身边一些人已经享受到了实惠，比如落户更方便，还能入住人才公寓，虽然远了点，但毕竟有住处。

关于武汉，用张持瑞的话来说，他正在融入其中。“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刚开始到武汉的时候并不适应，平时气候潮湿，冬天还没暖气，很难受。不过，后来也慢慢适应了。”

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发展，张持瑞充满了信心：“这几年我也算目睹了武汉的发展，几乎一年通一条地铁，11座长江大桥，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交通越来越方便了。”



如今，张持瑞一心扑在工作上，项目开到哪儿，人就跟到哪儿。工作之余，他经常和身边的人打趣：“上研究生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高精尖人才，毕业后应该会像电视剧里男主一样西装革履，在高高的写字楼里办公，哪曾想

到现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开玩笑归开玩笑，对于现在的工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张持瑞说，他现在正督促自己改掉工作之初眼高手低的毛病，放低姿态，先在基层锻炼几年，等到自己足够成熟、有一定经验和能力之后再争取回公司总部。“目前只想着打拼，以事业为重，相信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虽然离开，但我还爱着这里”

“即便现在回到老家了，我还是觉得深圳挺好的，依然爱着这座城市。”两个月前，唐亚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河南平顶山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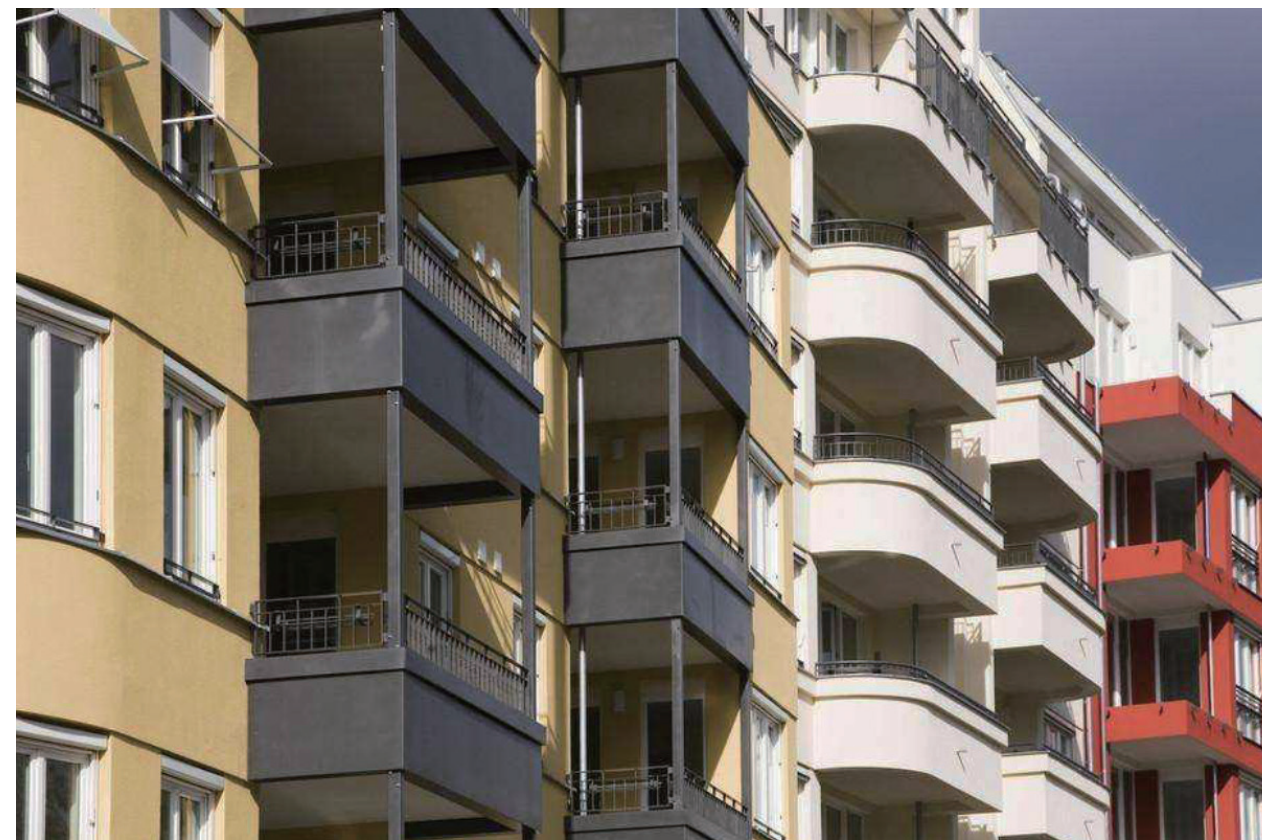
2017年，从海南大学本科毕业的唐亚来到深圳。“当初高考结束时就想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上大学，海口的环境好、空气好，我很喜欢。也是因为是在南方读了大学，所以在深圳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不习惯。”

对于深圳，唐亚很有好感。在她看来，这里机会多、环境也好，而且深圳出台了很好政策，如税收优惠、便利落户和人才住房，各项补贴都能落到实处。

“说这里的政策给真金白银一点也不假，身边很多朋友、同事都在深圳落了户，还拿到了不少补贴。”唐亚说，按她的条件本来也可以在深圳落户并拿到几万元补贴，但她最终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有一天我会离开深圳的。”

虽然已经离职回家，但一聊起深圳，唐亚就停不下来，细数着这座城市的好处：“不管是交通、教育、医疗还是吃喝玩乐，这里都不错。地铁去哪里都方便，而且还在扩建，幼儿园都有校车，博物馆、市民中心、各处风景都很美，吃的就更丰富了。城市里大多数是外来人口，本地人也很朴素，年轻的城市包容性很强。”

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开？唐亚解释说，回家并不是因为深圳这座城市不好，而是觉得自己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刚毕业的时候，在高薪的诱惑下，



愿意接受强度较大的工作，也愿意天天加班。但时间久了，就感觉到疲惫了，压力实在太大，身心都会抗拒。”

由于大学专业是商务英语，唐亚在深圳找了份外贸行业的工作。“与国外客户打交道，时差是个大问题，深夜起来工作是常有的事，而且还有加班的隐性要求，加班不够还要被领导找谈话。”

工作压力之外，住房是让唐亚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在深圳工作时，唐亚与同事合租了一套小公寓，每月3000元，每天要挤地铁去上班。因为房价高，她的不少同事选择了到深圳周边的东莞、惠州、中山等地买房。“但我感觉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除了房子，其他生活成本也很高，茶餐厅一份面都要40块钱，让人顶不住。”

“现在回到家，不用当‘上班族’，感觉特别舒服。”唐亚表示，两年多的工作和打拼后，自己从“更关注环境”到“更关注内心”。“回家还有一个原因是男朋友也是老家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可能会晚两年回来。”唐亚笑着说。

“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肯定会有一些落差，但有些事就是有舍有得。那些外人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东西，实际上好不好只有体验过才知道。”刚刚参加完教师资格证

考试的唐亚，目前还没有找下一份工作，打算修整好了再重新出发。“未来，工资不一定要特别高，身体健康最重要。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可以终身干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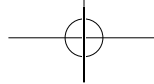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趁年轻，在大城市拼几年”

董江前几年从山西来到了天津。“当时主要是觉得天津这个城市不错，就跟着朋友一起过来了。但后来能在这稳定下来，跟天津出台的很多人才优惠政策不无关系。”董江说。

董江所说的优惠政策中，落户是他比较看重的一个。“天津是个适合安居的城市，一直希望早点把户口问题给解决了。之前因为户口没着落，有好几次动过离开天津的念头。”

2018年5月，天津推出“海河英才”计划，大幅降低人才落户门槛，董江趁着这个机会在天津落了户，悬在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谈起这几年在天津的工作、生活，董江说：“经历过挫折，也有了不少收获。”董江学的是广告设计专业，5年间换过3份工作。“由于学历原因，刚开始都是将就着



找工作，有一份差不多的工作也就干了。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再加上专业优势，我在设计岗位上干得越来越顺手，到了更大的公司，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一年能拿到十几万了。”

生长在北方，董江对于天津的生活适应得很快。“来到天津后，我并没有碰到风俗习惯或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困扰。”在他看来，天津是个包容的城市，这两年因为优惠政策推出，天津的外来人口更多了，但那种和和气气的社会氛围并没有改变。

更让董江高兴的是，他的父母也来到天津工作，一家三口直接租了套房子住在一起，自己还买了辆私家车。“刚来天津的时候，感觉很多吃的、玩的都很新鲜，可时间久了也就腻了。现在父母来了，每天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周末开着车带父母去兜兜风。一家人在一起，感觉很幸福，就像在老家一样！”他说。

安逸的生活一度让董江认为自己一辈子就待在天津，成为“天津人”了。可今年工作上的一些变动，让他有了新想法：“为了锻炼自己，我尝试着从设计岗转到销售岗，开始到全国各地去跑一跑，谈生意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认识到自己需要学习和提升的还有很多。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想法。”

去哪里？董江思考再三：“总觉得在事业发展方面，天津的前景还是差了点，跳槽机会少，缺乏潜力。也想换个环境，去一线城市体验一下。但广州、深圳的习俗、饮食、气候跟北方差别太大，北京又不太想去，所以选择了‘折中’的上海。我去过不少次上海，印象很好，觉得这是个很开放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工作机会多、发展前景也不错。”

“过完年就准备去上海了。”董江说，“并不一定要在那儿定居，只是想趁年轻再拼几年。”



清明所思

记者 | 王林楠
美编 | 王梦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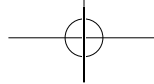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我是非常不喜爱清明的，十个假日有九个烟雨蒙蒙，三天歇息在家里孵霉菌。漫山遍野的花海，湿漉漉，零落落，簇拥在一起是杂乱，是没节奏的雨声。南方的春天更是不讨人喜欢了，一大半的时间在倒春寒，其余的大概是给你一些鼓励和信心，抬起头，挺过去。

在家里时，从过了年十五开始，家里老人就开始做清明吊，用了一年又一年的皱纹纸，90年代积攒下来的烟盒，一米多长，做上八九个，挂在还有腊肉香的竹竿上，白线素花，后来又安在不知道从哪儿折来的竹竿上，轻飘飘好似蝶。那时候放学的我也爱玩浆糊，学着用彩纸和筷子做

彩花，静静盘腿坐在床上看着婆婆动针线。为她的母亲，为她的亡夫，我已知的未知的做了不知多少年，个子越来越矮，头发越来越稀薄，老人斑覆盖了原本的肤色，像洗不掉的咖啡渍。

时间过得太快了，想着老人也越来越年老了，我却已经好几个年头回不去家插青，清明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她的子女以麻烦为由在外面购买了，全是劣质塑料的味道，一摸满手细细碎碎的尘土

清明也是团聚的日子，外出的鸟儿总是要回家来，一大家子备齐了东西去插青，那时候油菜花杜鹃花都开得正



后窗 SHOWPIECE

好，却是别人家里的，年幼还不知事，却是会采些墙角的野花供在墓前，天真问父母躺着的老人家是否会喜欢。下山的时候，看见田里的野韭菜，带上一大兜回去让给做蛋饼，感觉冬天才是真正过去了。

当时代更替，狐兔了无踪迹，清明变成了现在上班族从忙碌城市生活中探出头来好好呼吸的假期。我无法从长辈的只言片语中了解我祖上的荣辱与否，也几乎有几年不在家中行古礼，只是年关上山跪在墓前烧一份纸钱，燃一响鞭炮。

今年县城禁鞭了，冷冷清清。再过几年可能一缕青烟都被取缔。那时候人们如何恰好的寄托自己的情感，无法得知。

买来包装好的花束能表达得我年幼时那一小束野花的情感吗？

也许只有天上的纸鸢会知道。



这世界已经开始拥挤到有时人连土葬的权利都被剥夺，这世界也有爱到科技发展允许你身后成为一颗树木的养料。

我是一个忠实的有神论者，却不信往事只信今生。即使神是不存在，但也一定有戒律在维持着这个世界的运转。我的民族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民族，葬礼上他们歌舞一整夜，

篝火不熄。

《Mom》里的情景，Alvin 和 Bonnie 重归旧好，获得了母女俩的原谅，却在事情朝好方向发展时候心脏病发作去世。Bonnie 这个荒唐人因为不接受挚爱的趋势，大闹他的葬礼，与像他的人交往，却迟迟不肯接受他已经离开的事实。

有天她太过悲伤梦见了上帝，问何时她才不会为之心痛。

上帝说，当你醒来时候。

深夜里她睁开眼，愣怔了一会儿，然后抱紧了睡在身边与她僵持多年的女儿。

怜取眼前人或许是种学会告别的方法。

清明节是一个教会我们告别的节日。

倘若你的家族生前荣华富贵，一身布衣的你应该看懂了这世间波澜起伏，繁华不过是过眼云烟；倘若生前的人教会你如何坚强面对这世间的磨难，年年辛苦端坐在墓前聊聊天，才发现众生皆苦的道理；要是生活和美幸福，那也是这个沉睡的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伴着你护着你，尽他所能为你祈福。

也是在一个照常失眠的深夜，我突然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先行不可逆转的，每件事情都前赴后继的扑向沙滩，化成泡沫，冲刷出一片平坦的湿地。七岁时候捉住的那只蜻蜓，十二岁离开我的两只猫咪，一路走来对我施以和善的脸庞，高中沉闷的午后醒来书本在脸上碾压出来的红印。生命不可重复，压印最后都会消失，可爱的人离开我又何日君再来。就连我最后也会成为一些尘土，也许我的爱人们会听我的话把我撒在家乡的河中，这几日在水里给我寄上几朵刚摘下来的粉桃花，也许他们也会违背我的意愿将我困在我太太我爷爷我亲人们的墓地里，所谓的地下团聚，天上相见。

我再也喝不到喜欢的奶盖，吃不到好吃的菠萝饭，此时一点点开心的事情我都再也没有机会体验。最后的最后，我变成每个人心中的魅影，下一代只从照片和他人言行了解我的喜好和事迹，前提还得我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善人，我不能给他们听我喜欢的歌曲，分享我爱喝的甜酒，用手传递过我的体温。不过百年，我只能成为家谱上的一小片叶子，我的职业我的故事我的梦现在不记下来，将来只会留下一个姓名谁，可连我姓名谁都不是我自己赋予自己的，我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子女吗？子女也有老到记不起我的时候。

金钱吗？金钱只是消耗品。

我的日记会被雨水打湿，我的银镯子会被遗失在不知道谁的衣柜里，我的文字不够漂亮没有人会认真阅读它，连我爱的人都会一个个前后不见了。

人这一生，不过为了口饭吃，为了张床来安睡。哪里来的如此多的羁绊和执念。

想到这里，我有些喘不过气，只能起身亮灯翻几页书来看。

前两年我陪老人家回老家，街上碰见她的老友，谈起来都是谁谁都已经走了。怎么走的，是折磨还是安详？身后的人逢年过节待他怎么样？而墓地又在哪一片春暖花开的地方？

身旁虚扶着她的我，闻到了寂寞的气息。

或许生命已经走了四分之一的我，过早的开始学会告别。

前几年情绪相当不好，总是在苛责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不肯抬头看，再过燥郁和颓废却不曾想过要放弃活下去。也不是因为什么人来帮我开解过我，只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太过于美妙我还没有想好要与他告别。我觉得会有比门源更好看的油菜花，会有比一点点更好喝的奶盖，会有比涠洲岛更惬意的海。我觉得不会有比过去更糟糕的过去，也不会有比现在更有潜力的未来。

一切都还不是时候，那为什么不这个罕见的大晴天点杯柠檬养乐多？

至少也要看完 hins 的演唱会我再好好离开。

延迟满足不代表要拒绝眼下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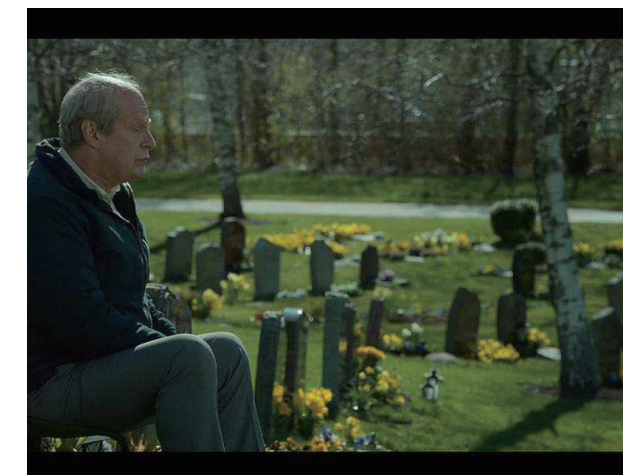
但如果说是有天我亲密的人毫无预兆的离开呢？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去追速九速十的首映礼，没有办法在周末晚上聚在客厅吃着水果听着歌聊着天，没有办法在心情不顺畅的时候有你陪我翘课出去只为看看路上的行人。

那个时候死亡真的很可怕吗？并不是的。你或许终于知道了人命数到了终将回到哪个好地方，或许你悄悄浮在上空中偷笑着看我为你痛哭流涕，或许你早就签好了下个世纪同我纠缠的合约，十年多的一个晚上你终于摇上号到我梦中来让我见你一面，即使我第二天醒来觉得你的脸愈发的模糊。

后窗 SHOWPIECE



但与我而言，没有什么是比我要接受一个没有你的世界更加可怕的事情。我要接受这个世界同我的羁绊越来越少，我养的花会枯萎，我的宠物爱我但永远不会呼唤我的名字，可能我愈发年老各种老年病都会发作，我可是不信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鬼话，那时候对我来说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EN MAN SOM HETER OVE》里面，那个固执的古板的欧维日日为亡妻献花，在墓碑旁晒太阳，将一腔柔情蜜意给了她，几度自杀却最后被新来的邻居救下。他固执又暴躁，但却又那样渴望有人能成为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上帝对他太差了但给了他索菲亚，以至于到了年老时候，她走了，他也不愿再生活下去。

嘿，这可不是你日常抱怨的那种孤独和寂寞，不是你放大的疼痛，是这一生唯一的亮光被命运带走后的世界。

但好在万物皆有裂痕，那里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移民来的邻居给了他最后的救命绳。他看见了光。

命运说，你改变不了他，但你要坦然接受每一次分别，并在此之前尽情的享受他，珍惜他。我信命，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不能随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你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样的感触，在这一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节日里，愈发的强烈。

假期快乐，记得出去看看桃花，晒晒太阳。 

高校网络授课： 一场大型互联网教育试水

记者 | 王文杨
美编 | 王梦园



2020年的春天，全国各高校学生受疫情影响，没有像往年一样离开家，前往远方开始线下的新学期，而是在家里通过网络接受远程教育。网络授课为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新的改变与挑战，也让他们对未来的授课形态产生了多样的想象。



方便、共享和尝试

想到近期进行的网络授课，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王旭宇首先想到的形容词是“新奇”和“刺激”。不同于线下上课，网络授课时，老师开设直播间，与学生连麦、远程交流互动，这些都让她感到新鲜和有趣。

而海洋生物专业的学生李从君认为网络授课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再跑教学楼”的快捷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调取观看，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海量知识，是教育行业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方向。”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珊珊也有同样的感受，不需要坐校车在教学楼与宿舍之间奔波，网络授课让她的时间自由度更高。

网络授课也解决了线下授课存在的占座、教室空间有限等问题。此前上课，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杨丽萍需要在许多全院可选的课程上提前占座，频繁的占座使她感到“心累”。而在这个学期，不需要占座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享受许多优质课程，课容量也摆脱了空间条件的限制，她选到心仪课程的机会增加了。“大家都处在同样的位置，没有物理空间的差异，相当于提供了人人平等的条件。”此外，网络授课时会鼓励弹幕、讨论区互动发言，由于发言时面对的不是真实的课堂场景，而是电脑屏幕，她在课堂的紧张和交流减少了。“回答问题会更放松”。



网络授课被大家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推动了高校间的课程交流。学生李仪发现网络授课可以让自己学到很多线下授课接触不到的知识，作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李仪现在有机会听到清华大学的网络课程。法律专业的学生秦奕也认为，网络授课既可以听到一些专家线上讲座，也可以通过网络来听到其他学校的优质课堂。

硬件与自律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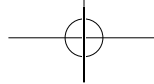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尽管具有各种优势，网络授课的新形式也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最明显的是网络问题。杨丽萍时常在听得起劲时遇到网络中断，错过了老师的金句；有时也会找不到课程入口和课程码而影响进入课堂；有的同学可能在直播课上忘记关麦克风，上课时常会出现奇怪的声音。秦奕同样发现，上课时会出现卡顿和听不到语音的情况，影响了课堂进度。王旭宇的家中没有安装宽带，因此上网课时只能把手机打开网络共享，让电脑连接手机的流量听课。这样的联网方式很不稳定，上课期间经常断网，因此总是担心听不到老师的提问。

除此之外，同学们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扰。谈起网络授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王菁直呼“眼睛都花了，甚至不想再碰电子产品”。课程需要浏览大量电子书、电子教材，课程群里也会出现很多消息通知，长时间上网课、使用电子产品让她明显感到视觉疲劳，也担心电子产品引起的辐射伤害。同时，珊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为了顺利上课几经周折。由于家的隔壁一直在装修，家中环境嘈杂，在家中上课时经常听不到老师的声音，她不得不出门到附近的炸鸡店、饮料店中上课，然而店里顾客时常来往，环境噪音也让她难以集中精力上课。最后，珊珊不得不借住到亲戚家中，暂时度过这段上网课的时间。

“1点半的课，可能1点半在床上躺着进入课程。”杨丽萍开玩笑说。在方便快捷的条件下，许多同学产生了懈怠心理，这对网课效果产生了无形的挑战。法律专业的学生俞逸栋一早就坐在电脑前，听着老师平和的声音，他总是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容易疲惫或者想玩手机。在家空闲时，他也发现自己总是把更多时间花在B站、微博、玩游戏上面了，“没办法有效率地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李从君时常回忆老师之前通过口头语言、课件放映和黑板板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上课的时光，而线上课程没有将这些完全展现出来，“还是没有线下授课获得的知识多。”线上课程的灵活性以及家中相对舒适的氛围，以及没有同伴一起线下互相提醒，也让王菁发现线上课程对自己的自律产生了挑战。

最大的短板：交流困难

在网络授课的过程中，同学们普遍认同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交流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交流困难。在课堂上，李仪



时常不能及时理解课件中的一些图片，在此前的线下课堂上，她可以通过表情或小声询问示意老师自己的疑问；现在在线上，当老师讲课时，她不敢开麦问老师问题，没办法做到及时反馈和互动。交流的困难使她十分苦恼，因此她坚持认为网络授课取代不了线下授课，“沟通交流还是太不方便了，不太适应。”

在王菁本学期的课程中，有的课程是老师直接上传课程录音和PPT等相关文件，采用录播的形式上课。上课时间较为灵活，但线上的交流活动很难得到高质量的保证。小组合作时，大家需要约在同一时间线上讨论，一个问题可能会拖很久才能得到解决，合作讨论时彼此相互不熟悉更增大了交流的难度。她认为线下授课中，无论是与老师沟通交流，还是同学互动、进行小组合作都更直接方便，“正如同书面文学取代不了口头文学，网络授课也取代不了线下授课。”

面对着电脑上的课堂屏幕，俞逸栋总是感到有些拘谨。面对面授课时，交流几次后他会与老师同学更加熟悉，也更放松；而在线上，大家说完自己的部分就闭麦，不再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他更遗憾的是，许多老师上课没开过摄像头，“搞不好上完课连老师什么样都不知道。”

丢失的仪式感与生活记忆



平时难以察觉、现在却不再有的上课的“感觉”似乎成为众人的怀念对象。俞逸栋在家总是“找不到感觉”，他发现当自己习惯线下教学后，此前上课的仪式感被夺走了，师生间的“亲近感”也减少了。失去了在学校的仪式感，在家就容易更随便，“晚上熬夜，早上难起。”他开始忧心焦虑，担心这学期自己的学习效果变差。

“能看到老师就让学生很心安。”相比网络授课，李丛君更认可线下授课，她在与老师面对面交流、解决疑惑

的同时感受着老师的行事之风，而这是网络授课无法做到和替代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真诚最有效的交流就是面对面交流。当我们线下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我们在下面，授课时的眼神、表情和语言交流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学生更能投入到老师营造的氛围里，是一场有生气的、双向的思维碰撞。”

未来新生代的学生们如果可以从小习惯这样的学习方式，网络授课也可能会变成常态化的办法。”

网络授课的未来：在迷雾中前行

尽管出现了诸多不适应和使用上的困难，同学们对网络授课的未来抱有许多期望和想象。杨丽萍相信线上课程能够促进国内教育资源公平，在5G的建设过程中，会有更多优质的课程资源，网络授课也会减少额外成本；王旭宇在经历了十多年线下课堂的学生生活后，发现这个学期线上授课的体验非常新奇和有趣，没有太多影响课程进度的负担；秦奕同样认为在发达的互联网环境下，网络授课是一个大趋势，未来通过技术的发展增强课堂互动性，“线上授课可能会达到线下授课的感觉。”同学们对当下网课的怀疑，似乎又被网课的乐观前景抵消了。

近年来，电子书与纸质书的比较时常被提及。许多人为纸质书辩护，认为其独特的装帧、触感和阅读体验无法被电子书取代。然而，随着kindle等电子媒介的发展，电子书作为新的知识传播介质越来越受到人们认可，同时实体书店和书报亭逐渐式微，纸质书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在疫情中遍及全国高校的网络授课，也开始面对类似的争论。尽管生硬地使学生失去了上课的“仪式感”和原有的学习习惯，但多数学生都肯定了它的优势和期待着网络授课的发展。

实际上，在此次疫情之前，网络授课一直在不断发展完善、积累用户群和构建人们的学习习惯。在社会上的教育机构中，网络授课已经成为一项十分普及的教育方式。疫情期间，广大高校在别无他选的情况下采取了网络授课的方式，也成为一次互联网教育的试水。当越来越完善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减少网络问题，当网络教学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网络授课会如何发展？高校教学方式会如何改变？网络教育平台会呈现何种格局？高校学生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状态？这一切问题都被推进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等待着未来给我们答案。（文中王旭宇、王菁、秦奕、珊珊、李仪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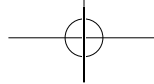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我， 京师大小贴士

记者 | 张沁萌
美编 | 王梦园
头图 | 董京尘

从前没有微信的时候，QQ里会有各种表白墙。反正是匿名，真心假意鲜见得人追究。后来QQ自我演化出了悄悄话和小秘密，专门把隐姓埋名做噱头，背后运作的都是机器人，有一段时间格外受欢迎。微博上，师大还有选课bot，2700多个粉丝，上面600多条微博一水的选课问课，定期活跃在师大学生们因为选课而焦头烂额的日子里。

京师大小贴士就不太一样。它不定时出现在微信朋友圈里，从头像到文字内容都跟好友晒出的日常反差鲜明。要是不赶巧，微信好友都在赶DDL或者忙期末考试，顶着北师大校徽的小贴士就能刷屏刷到让人想把它屏蔽。

不过现在，“京师大小贴士”已经更名为“北师小贴士”，因为有人断句断不清楚——“大小贴士”？“小贴士”？



你是机器人？

京师大小贴士——或者说北师小贴士这个微信个人号的历史并不很长，是18年下半年才有的，在校时间大体相当于2018级入学的新生。一开始账号运营者是现在小贴士的一个师姐，“后来她比较忙，而且一直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个号。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要不我试试吧’。”那个师姐考虑过把号卖给专门的运营机构，一腔热情容易冷却，如果商业利润充当粘合剂，或许能让这个平台更长久。

不过，既然她自告奋勇，没有不答应道理。师姐后来偶尔还和她联系，问她消息多不多，平常运营累不累。

她开始慢慢熟悉顶着一个“莫得感情的公众号”的角色做点带感情的、初心明确的事情。后来虽然习惯了，偶尔还是想跳脱出来，在朋友圈发点无关投稿的东西，私聊里多跟人聊几句，有时碰上游戏找队友的，她还会和人打两局。最近的一条“无关朋友圈”是她在科比去世那天发的，“从今往后，群星璀璨，皆不如他，皆不是他”。



账号的运营模式很简单：私聊提问，小贴士在朋友圈贴出问题，靠小贴士的微信好友在底下评论获取答案。方法看上去挺机械，有人觉得小贴士是个机器人，还直接问过她。

当然不是。小贴士是师大在校学生，2018级。她之前还被当成过男孩子，微信好友里有一个学生找她帮忙，回回开口闭口喊兄弟。不过或许是随口一喊也未可知，毕竟隔着屏幕的好处就在这里，虚拟身份确实称得上是随意赋形，这个意也是见者有份，一千个用户一千个期望的。

小贴士最开始推广这个平台用的是礼尚往来的方式，相互加好友以后，帮人发消息的同时，会请这个同学帮他在朋友圈发个推广，大部分人也会同意帮忙。小贴士自己写的统一文案道是：“BNU 专属信息交互平台”，底下跟

着功能，“家教、闲置、求助、代课、爆料、吐槽、投稿、表白”。

积攒到后来，小贴士的通讯录里加到了3900个人。3900个人不定时打开对话框找到小贴士，以一天24小时为单位计数，上学的时间里小贴士平均能收到100多条信息，用1到2个小时集中处理，一次20、30条，吃饭时、睡觉前、课间，集中回应发帖。分类一起发是她新发明的办法，像微博一样贴tag，标明吐槽、求助还是普通投稿。一般来说，放假前问拼车，选课前问选课，考试前问容不容易挂有没有重点，放假了找跑腿帮忙拿快递。

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总在固定时间点起波澜。

大二上学期课并不太多，小贴士也不怎么参加课外社团之类的学生活动，空余出来的时间足够处理消息。最能体现小贴士影响力的莫过于大家有集中需求要拉群的时候，拼车群、选课群，十几分钟就能满一百个人，接下来就要手动邀请。

小贴士做的是纯粹中间人工作，问和答都交给她通讯录里的那将近4000个好友，她自己只负责审核身份和筛选稿件。有些问题尽管她也能回，但有时比较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之前保存的答案，就只好再发一遍。还有些问题一直没人回答，就一直有人提问，朋友圈里就不断刷新这类问题，评论区保持空空荡荡。

她也接微商和广告，“推广”这一类的朋友圈就是付费广告。微商的处理方式跟普通消息不同，首先要验证身份，三无产品、化妆品、金融类产品她一概不接受，后来有一次她遇见一个微商，拿假照片在各大高校的推广平台说是征女友，实际上是“骗广告引流”，卖减肥药的。因为好多微商的减肥药都是三无产品，又对人体确实有害，她干脆也一概砍掉了减肥药。在她发现之前，这家的减肥药已经卖了一两份，她回去删了那一条朋友圈，接着说明了希望下单的同学退款，不能退款的就来找她，她给自己补上。在她看来，她筛选出了问题，没能交代清楚，也要承担责任。

校内的同学做推广，她会看情况给优惠，有时碰上推广家乡农产品的学生，她一点钱也不收。身份核实也是大问题，她会先看朋友圈动态，或者要求看学生证件，至于微商品牌，就先去淘宝、闲鱼、小红书和知乎上搜索，搜不到的一律不接。

“收钱办事，我得负责啊。”她说。

这个特殊的寒假，小贴士作为信息集散中心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就她本人而言，最初做到的和其他同学一样，



就是不出门。过了一阵子，有厂家联系她声称是春节期间加产口罩，驰援武汉，低价卖出。小贴士连着问：什么牌子？工厂是不是有相关资质？口罩是什么型号？车间消毒是否过关？看过对方的朋友圈和发来的图片，她继续质疑：为什么工人不戴手套？为什么不能提供资质？

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可信的答案。她在朋友圈里挂出了聊天记录，“我拒绝了。怎么说呢，现在正规生产的合格口罩各大电商平台供不应求，何必找我这种三流推广号呢。大家买口罩也要多个心眼啊。”最后一句俏皮一下，“真买不到口罩，就在家里多打会游戏嘛。”

不过后来，不断有同学找到她询问是否有向湖北的捐款捐物的渠道，其中有个同学告诉她：如果没有，我想组织。

小贴士想要做什么，于是也加入了他们。她负责的主要是宣传工作，几千人的列表，每一个都是潜在的捐助者和信息提供方。在他们做好策划、沟通了货源并联系好医院之后，发现了另外几个同学组织的北师大→湖北项目组，后者刚好已经募集了捐款，但没有货，也联系不上医院。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几天每天开会要到凌晨，线上组织总有磕磕绊绊的地方，虽然格外辛苦，但是“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就格外有成就感。”

“我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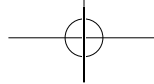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当然除此之外，比较棘手的是吐槽类消息，小贴士一直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些比较激烈的、指责性质的负面情绪。这样的投稿偶尔措辞会非常难听，“不太友好，还有问候母系亲属之类的”。小贴士会选择把这些字眼删掉，有时候会直接建议他们当面表达不满，这样的吐槽稿子就不会被发出来。吐槽有时也是乌龙，冬至日有一个学生丢了水饺的外卖，疑心是有人偷偷拿走，找到小贴士想要挂人。小贴士安慰她再等等，万一别人拿错了一会就能回来了。——后来确实回来了，是外卖小哥送错了门。“外卖丢了确实很容易暴躁，又是饭点，饿的话就更糟糕了。”小贴士替投诉者解释道。

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没有收到多少吐槽者的不满，“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结果其实不太重要。我呢，恰好又是一个不用担心被别人知道的倾诉对象。我能理解这个，当面去跟一个陌生人跟你说你不能怎么样，对一些人来说其实挺不容易的，像我自己，有段时间连公交车让个座都要纠结很久。”

小贴士有时候兼职树洞。如果有人流露出想要倾诉的意愿，她都会尽力倾听和开解。巧的是，她之前玩过一阵子塔罗牌，这样的占卜工具，结果和忠告很大程度上依靠占卜者，最锻炼开解能力，因此面对屏幕上发来的沮丧心情，她还算是可以招架。她也学会了不让网络上的情绪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真有的话，看看番剧打游戏一般就好了。”不过，隔着一个屏幕，她只能打字，有时也会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当事人要是就站在她身边，她可能还会选择递一杯奶茶。



不过，也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时候。小贴士说这件事大概是“梁静茹给他的勇气，这种鬼话也不看看哪有人信”。前些日子，有人不声不响加了小贴士，然后去加她发布的消息里带联系方式的女生，说是“生工还是环境那边的项目，要女生穿过的内衣裤”。有人找到小贴士举报，后来发现源头是小贴士列表这里。她当时就删掉了那个人的账号，并且挂出了朋友圈警告，要女生保护好自己。在这种时候，她就会一改平时跟同学交流的语气和态度，显得严厉和咄咄逼人，发朋友圈的措辞也不再是之前公式化的投稿整理，形象格外生动活泼起来，就像是生活在每个人身边，为一些事情义愤填膺、想要做些什么的普通人。



这种事件虽然发生得不多，但是一旦有了，她会姿态调整成冷静的、向外的，做信息的第一层过滤网。

日常运营中她要处理很多类似的事情，面对很多同学不愿意呈现给身边人的暴躁、焦虑、忧心忡忡、优柔寡断、甚至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一面。她常说“我能理解”，“其实我也这样”，她自己形容，是“习惯性包容别人”。

这并不是她培养起来的“职业习惯”，更应该说是她生活里的一面延伸到了网络中。她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网络社交达人，她不喜欢刷微博，也不太玩QQ，只会偶尔看一下知乎。她的私人微信里联系人少得多，平时没事也不会常看，联系比较多的只有固定的那几个发小，也只有大概一两周一次的频率。“我不太会跟家人沟通，跟父母差的年龄有点大，他们很忙，也不太聊天。”小贴士坦白道，“其实我不太懂怎么处理亲密关系。”

事实上她也并不是非常活泼自来熟的类型，如果碰上问题，首选项还是自己磕。有时候确实解决不了，她会顺便挂在朋友圈跟其他人的放在一起等解答，“没人知道我害怕挂科”，也没人知道她同样需要别人回答问题，反正都是匿名，落不到实处，省心又安全。更没人知道她就是那个天天在朋友圈刷存在感的小贴士，她从来没有跟身边人讲过。

有时候她比较忙，就找她的发小代班。发小不是师大学生，人很开朗，对这个工作一开始很新奇，后来热情消减下去，就逐渐觉得无聊。“我小妹妹觉得我搞这种东西奇奇怪怪的，对她来说，还是出门吃吃逛逛更好些。”但是不管怎样，她喜欢这种感觉，就好像平日里随手的帮忙，公交车让座，下雨了带没伞的人一程，有余钱的时候捐一个免费午餐。这让她看到自己的价值，找到和别人产生联系和交流的感觉，“有问题找小贴士”，是对她的一种肯定。

小贴士这个平台在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了她自己。之前她生活态度“有点悲观”，是有些抑郁倾向的。小的时候父母亲太忙没空陪她，姐姐对她态度冷淡，不喜欢她。因为这个，她有意识地去讨好长辈获得一点关注，这个习惯到了上学还没改过来，于是也被同学排挤，不知道为什么被误认为是喜欢给老师打小报告，情商和年龄不够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好在年纪小，意识不到自己“应该是很难过”的心情。升学以后终于发现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很难好好和陌生人相处，总要习惯性讨好别人。

“现在我心态就好了很多，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认识了一些朋友。当时接手这

个号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就好像鬼使神差要试试看，后来想想真的是很棒的选择。”

真假命题：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大学不像初高中，信息交流很大程度上靠自觉，列表里多一个小贴士，相当于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眼睛和耳朵。翻翻小贴士的朋友圈，可以看见大家跟自己担心一样的事情，出一样的岔子，有时候会在同一类事情上大发脾气。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就是“我们都一样”，说不定会因此少一点孤独。

所以，尽管有些人会直接在小贴士的朋友圈底下留言说“为什么不去问老师同学”、“为什么不能当面讲出来”、“为什么不选更有效的提问途径”，还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焦虑发给小贴士，对这些人来说，焦虑感的终极回应方式不在于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在于一旦交出去，有人能双手接住。去找老师问这门课会不会挂科能不能捞捞我、去找师兄师姐问好课水课、去找教务老师问跨选和转专业难不难、去跟身边人没头没脑地发泄“我好累”，有时候确实很难。



社交恐惧症如果发作，一句话怎么说都不对，前后左右都要顾虑，反反复复担心对方发来多余的反馈、抱有没说出口的多余的想法和评价，又害怕暴露自己的短板显得没出息，只好做个鸵鸟得过且过。小贴士不问，不评价，不伤人自尊，不费人脑筋试探，不会让人左思右想反复斟酌，还能随时待命，问题来了回一句“好的”，那意思是我在。陌生人提供难得的安全感，不管怎么说都要好好接住，就算是只放在列表里从来都不点开，那也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了，总不至于太狼狈。

虽然听上去好像太过于软弱怯懦，但有时候人就是这

写在后面：

没有人知道小贴士是谁。我联系采访的时候，她也表示希望线上采访，她习惯了做幕后工作，全文我只写到她是师大大二的学生，其余信息一概没有——当然，也没有问。

于是这个寒假，我坚持不懈地在微信上问她：“在吗，现在可以开始吗？”有时回复得很快，有时不巧，过了一



下午或者一晚上都没有回音。线上采访断断续续，双方打字和思考都是时间差，有时家里有事就临时中断，等下一次凑合适的时间。这个采访做了好多次，总算是完成了。

谈到微商那里，她叮嘱我说希望我提一下那个卖减肥药的无良商家，让同学们注意一下。我回答她说，当然啦，这本身也是很重要的素材。不过，为了强调这个，还是再提一次。

后来，我们聊起这个账号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她说，“我现在有时间和精力运营好它，可能以后等我考研或者毕业了，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再找到另一个能保持长久热爱的人来照顾这个平台。”

但会尽力去找这样的人的，她继续道，实话说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可以，没开始找呢。后面跟着一串2333。关于投稿怎么整理之类的问题她仍然还在探索更好的方式，于是又说了一句“如果有好的想法可以跟我提”。

大家如果看到这里，有想法的话，就去跟小贴士提一下吧。此为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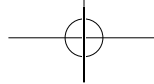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么脆弱，就算平日里敢闯敢说，多长时间以来只有一次这样的感受，如果没人在这一次站在自己身后，以后的无数次想想都会觉得无比艰难，好像抽掉积木城堡的一块砖头，沮丧砸下来是劈头盖脸不由分说的。小贴士算是缓冲地带，在这里好好酝酿好了勇气和信心，就能去找其他看上去更难的渠道得到真正想要的结果。

在这个平台上，大家的身份都简单、纯粹：求助者和回应者。把求助者们展示给小贴士的一面都拼合起来，可以看见一个非常平凡的大学生，有时候冒冒失失莽莽撞撞的，总因为小事忐忑不安，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迈出第一步；日常事务之外还总给自己制造麻烦，学习生活里会遇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感觉别人不会遇见怎么就我碰上了”的情况，丢学生卡、错过体育打卡、英语晨读凑不满、课程考核通不过——这样那样好多问题，自己又总有侥幸心理，最后一刻才开始焦虑。困难来势汹汹，和它对抗得身心俱疲，不久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心情会因为图书馆的低声交谈、自习室的零食声、拿错的外卖变得恶劣，内心戏巨多，表面上还撑着云淡风轻冷冷静静，怒目圆睁、眉头紧蹙的样子只给手机看。既做过师大哪里可以放声大哭的提问者，也做过不择时间地点流泪的伤心人，也做过在评论底下或者在心里安慰无助者的善良陌生人，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不满和冷漠占上风：大家都很难，DDL谁也有，压力谁都不小，人际关系总有不顺，多大点破事，抗挫折能力忒差，凭什么你就绷不住？

其实有时候暗暗地心里一句，——我也不想玩了，凭什么我就还得再撑？

小贴士这里就成了很多人“撑不住”、“绷不下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师大哪里可以放声大哭”这个问题后来上了校内的其他公众号，专门整理出了很多地点。小贴士最初接到这个投稿的时候，先是灌了鸡汤——虽然不见得有用，但聊胜于无。之后挂上朋友圈，她也收到了一些专门发来关心这个人的私聊信息，这样不常见的互动和善意也让她自己感觉到温暖。后来，她把大家总结出来的各种地点收藏起来，除了留给那些想要自己一个人呆着的负面时刻，还可以满足想要练琴、想要放声读书的人的要求。

——陈词滥调又开始一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与EVA一起长大

记者 | 吴文轩
美编 | 王梦园



新世纪福音战士(EVA)是一部创作于1995年的动漫，是一部年纪比我还大的作品。主要的剧情讲述了三位少男少女驾驶一种人形兵器与名叫“使徒”的一种带有宗教含义的生物战斗，从而保护人类不被其消灭的故事。从上映到现在，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整部动漫的价值观内核中揉入了少年成长、家庭破裂、青春期懵懂的爱情、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理想信念以及宗教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有的人认为EVA的剧情生涩难懂，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一部神作。

对于我来说，在逐渐成长的十几年里，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回重温这部让我感受良多的动漫了。每看一遍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不同年龄段的人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重点。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依稀记得第一次看这部动漫是在初中的时候，彼时有个要好的同学，拿着时兴的MP4来到学校，里面拷了几部电影以及上映不久的新剧场版EVA，新剧场版是95年的TV版播出近20年后重新制作的版本，画面较为精细，但剧情发生了变化。在我读初中时，新剧场版四部曲已有三部上映，而今我快要研究生毕业，却仍然没有等到重置版第四部的完结，足见制作人庵野秀明放鸽子的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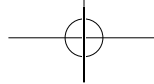
在同学带来的MP4中，我零散的看了EVA新剧场版的几个片段，但仅仅是男主角的那一句“把绫波丽还给我”就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通过借口浏览资料，才在家里的台式机上把这部动漫的95年版看完。忧郁、内向的男主人公带给当时的我许多共鸣，以至于内向的我在现实

中也试图模仿他，假装出一副忧郁的样子，并以这样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回忆当时的心态，会觉得有一点点可笑，但我怀念那段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我不断的重温这部对于我来说启蒙意义重大的动漫，我越来越能理解网友们将这部动漫誉为神作的原因。高中时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习理科也是为了那个时候当科学家的梦想，在高中看这部动漫，我会因为模糊难懂的剧情而留有执念，于是努力去搞懂剧中提到的各种宗教术语，例如“死海文书”、“Lilin”、“莉莉丝”、“朗基努斯之枪”等等，会去了解亚当夏娃，了解创世纪，甚至硬着头皮读了大版本新约圣经。

大学时再看，又体会到青春期少男少女之间的暧昧，体会到涉世未深的青年在面对一系列见所未见的情形时的心态。主人公从被要求驾驶人形兵器时的抗拒，到自己可以被替代时怀疑自身被需要的理由，再到后来自己获得了成绩时的狂妄，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胜任这个任务。就好比现实世界中的我们，从大学走向社会，不断地寻找工作的意义。现实世界中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步步的去确定自己的位置呢？

如今再看，之前所不理解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一些遗漏的细节也越来越多地被注意到了，动漫中一个名叫“AT-Field”(AT力场)的东西让我感触良多，“AT-Field”是指在于“使徒”交战时的一种能量保护屏障，在后来的剧集中也对这个力场有所解释，AT力场就是将我们每个



人分开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人心之壁。动漫的主要剧情就是围绕着《人类补完计划》展开的，这是一个为了破除人心之壁的计划，通过激发蕴藏在人形兵器内的力量，完成一个颇具宗教内涵的创世之初的仪式，让全体人类回到“Lilith 之卵”，也就是我所理解的伊甸园之中，破除了人心之壁的人们从此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堂中。在第七话中，葛城美里用豪猪两难说来比喻男主角真嗣的内心，律子：“你知道豪猪吉列姆的故事吗？”美里：“豪猪？带刺的豪猪吗？”律子：“豪猪虽然想将温暖传给对方，但是身体靠得越近越会使彼此受伤。人类也是这样的。”美里：“所谓长大成人就是不断聚了散，散了再聚。为了让彼此不受到伤害而保持适当的距离。”日本人对此恐怕最有体会，繁文缛节的问候、鞠躬、敬语和谦辞，与其说是为了礼貌，倒不如说是尽可能的少给自己惹麻烦。表面的恭敬，实质上是内心的孤立，为了不被伤害而保持距离，

就是 EVA 极力想表达的东西。如果不打开心扉，我们同样会被自己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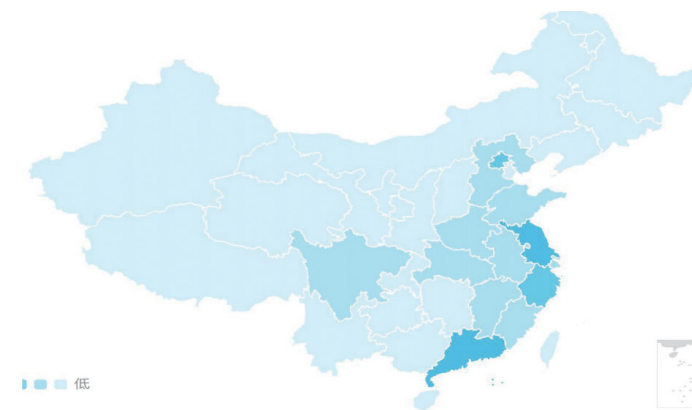
想要打破这层人心之壁谈何容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之难，观点分歧之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早已体会。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想法和立场都会反复变化，如何能苛求破除人心之间的隔阂呢？在纷繁复杂的观点态度和模糊不清的事实真相面前，我们能做的可能只有像男主角真嗣一样，去界定自我。这也许是被认为最难懂的话，TV 版最后两话中，庵野秀明通过真嗣内心想法所制作成的意识流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吧。

史铁生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残疾的、被上帝一个个抛弃在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能够使人完整，那就是爱。”离开了伊甸园的我们，有了衣服，有了墙，但也从未放弃过相互理解的努力，靠着彼此敞开的爱，就能找到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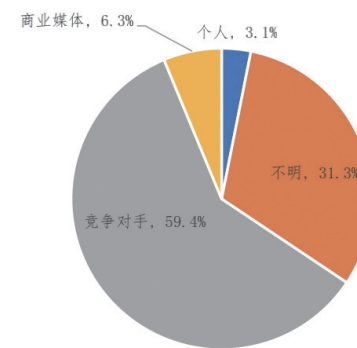
网络恶意推动传播现象舆情追踪与监测研究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可以看出，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现象的发生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互联网的普及率，目前互联网普及率和网民的绝对值比较集中的区域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因为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现象比较依靠的手段就是互联网网民的围观与推动，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二是互联网企业集中的区域，一般来说，由于地理接近性和心理接近性，很容易引起当地网民的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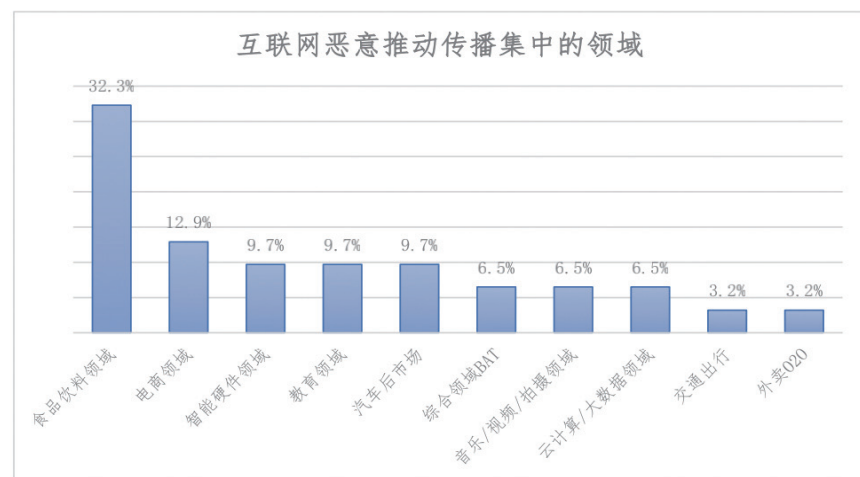


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现象的疑似幕后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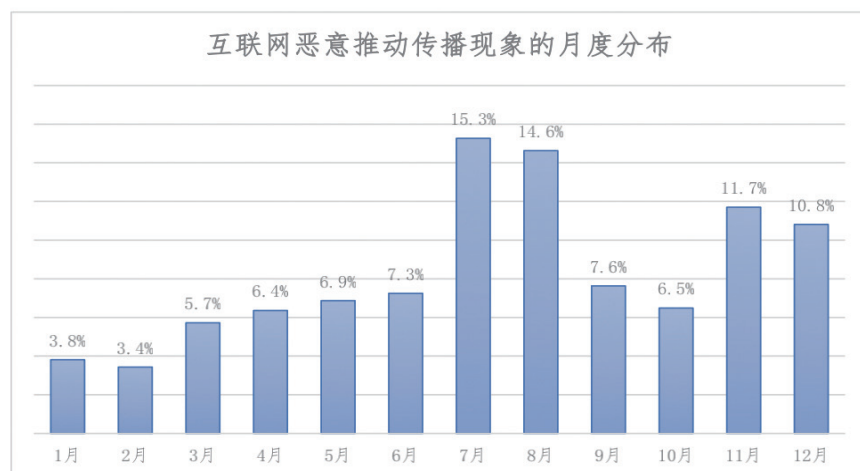


59.4% 的事件背后的疑似黑手都是竞争对手，并且主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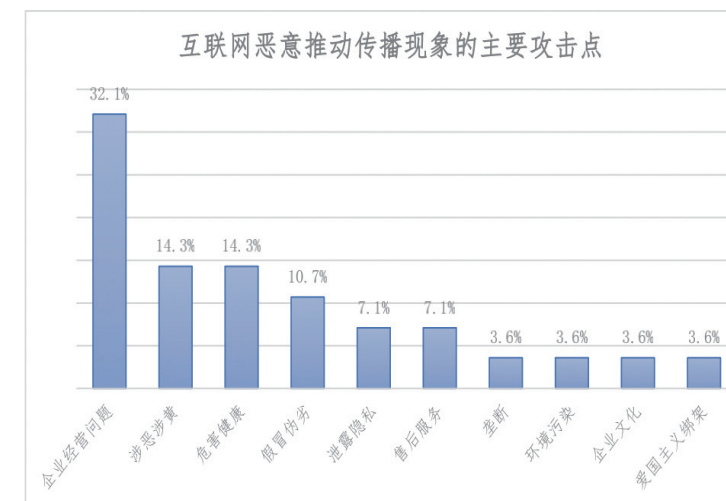
整个市场里的头部企业向新兴企业发起进攻，如伊利和蒙牛来回厮杀、阿里巴巴与京东等。如果把 31.3% 的不明主体也算上的话，基本上 90% 以上的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的事件均为市场中的头部竞争对手在捉对厮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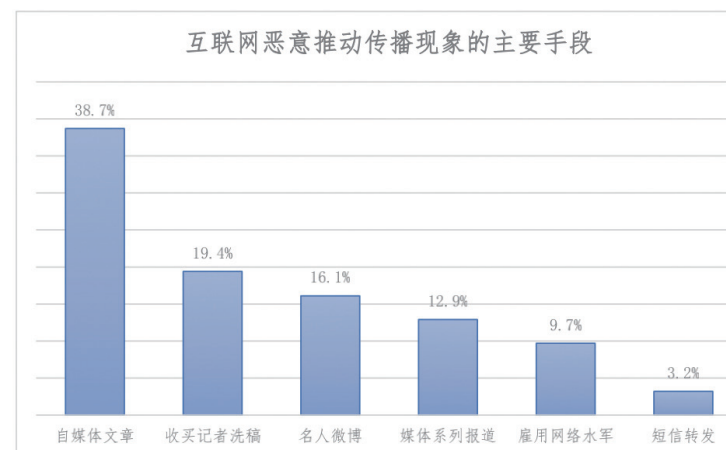
近 20 年来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现象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领域和电商领域，占比接近一半（45.2%），食品饮料领域因为食品安全、致癌、健康等因素而容易制作黑公关的“种子”，从而实现病毒式传播，抹黑竞争对手。



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现象的事件发生月份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每年的 7-8 月份，即主要集中在夏季，主要原因如下：夏季是互联网企业传统的黄金营销季，暑假等假期成为了互联网企业争夺用户的关键时期，因此，在营销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二是年底，即每年的 11-12 月，主要是因为年底的营销预算可能有结余或者一些营销部门的 KPI（关键考核指标）尚未完成，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常规的营销手段来。



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的事件主要集中在攻击其企业正常经营问题，占到了总体近三分之一（32.1%），主要包括对企业的业务变化进行恶意解读，如正常的业务调整、营收变化等。



随着以微信公共账号和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勃兴，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事件越来越借助于自媒体账号制造“传播种子”，占到总体的 38.7%，一是这类自媒体账号不需要像传统新闻媒体那么注重公信力，缺乏把关者，很容易为追求经济收益而随意出卖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很多自媒体缺乏明确的标识，甚至通过擦边球命名等方式来刻意诱导普通网民，引导一般网民认为这些自媒体账号也是有很强社会公信力的正规新闻媒体。

